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大學  
浙江同業  
會刊

光燁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序言

金陵，古帝王州也。臺城之麓，雞籠山之陽，自劉宋始設儒、玄、文史四館，以汜于明爲國子監，永樂以後爲南雍，今我新造邦還都于此，仍爲大學，其間蓋千有餘歲；庠序之號屢更，而絃歌之地猶是。吾越士子觀光而來學者，代有其人，而於今爲尤衆；二十有五年春，相與肇建斯會，所以敬恭桑梓，攻錯山石，意甚盛也。其秋續有鼓篋至者，尋盟之際，或以文會輔仁爲言，而斯刊於以創。會衆逾百，校長教授乃至百執事贊助之者亦逾百，方謂握槩懷鉛，咄嗟可辦，而教學孳孳，罕以餘力及此，卽有所作，猶多謙讓未皇；自秋徂冬，冬而復春，再四徵求，勉成此帙，則已踰程期如干日矣。作始也簡，有須於大雅之匡正者猶多；踵事增華，以期來者！



# 目次

胡小石先生書端

張書旂先生國畫二幅

關於浙江教育改進的一點意見趙廷為

我國中學師資訓練問題徐淑洲

錢塘江橋劉方燁

浙江省之柑橘蔡保勳

烏瞰青田伍律

嘉興小志方定一

鄉賢宗忠簡公傳略成文美

浙東永嘉學派徐振達

釋國 釋羣篇二 胡令德

越絕考徐益藩

詩詞曲錄胡光燁 朱文振 徐振達

A Strange Experience with My

Books 朱文振

Morning Star——A Sonnet 前人

On Reading Tom Jones 邵鼎勳

Fate 吳振芝

The Boatman 林大中

本會會章第三次全體大會修正案

本會會員名錄附歷屆幹事名錄

本校二十五年度入學試題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im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rendered in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style. The text is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orientation.

R  
525, 8223  
426

## 關於浙江教育改進的幾點意見

趙廷爲

中央大學浙江同學會，要我寫一篇文章，表示一點關於改進浙江教育的意見。但是因爲我離開浙江已經很久，對於現今浙江教育的實際情形，恐頗多隔閡之處，這篇文章裏面所講的是根據於數年前我觀察所得的結果，同時又屬一般性的建議，或者尙可供實際辦理浙江教育者的參攷，也未可知。爲明晰起見，茲把幾點意見逐條加以簡單的說明如左：

一、建教合一——目前我國的教育應該特別要注意生產的訓練，因爲發展我國的生產乃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先決條件。但是要發揮生產教育的效率，建教合一實屬必要。就浙江來說，建設當局應該要把全省的生產事業加以通盤籌劃，那幾種生產的事業必須要與辦？那些生產事業所需要的生產人才若干？所需要的生產人才應該要怎樣程度的教育？至於教育當局就



應該根據本省建設的需要，培植各種生產的人才，務使供求相應，庶可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最高目標。

二、慎選留學人才——過去我國的留學教育，可說是完全失敗。因為這還是替個人造升官發財的機會，而並沒有真正地為國家造多大的福利。今後，浙江如仍須歲出巨額的經費派遣學生留學，則對於人才的選擇必須要特別加以注意。第一，所選派的留學人才須適合本省建設上的特殊的需求。第二，所選派的留學生須是聰明過人，學有根柢的真正的人才，而不宜濫竽充數；第三，所選派的留學生須曾在本國服務多年，成績卓著而對於事業及學術的興味，非常濃厚。

三、改進中學實施——浙江的中等學校，因為所聘請的教員程度較他省為高，若與他省的中等學校比較，確是稍勝一籌。但是細究其實際情形，設施上尙多未合教育原理之處，其根本原因，乃由於中學當局對於教育

原理及青年心理尙欠深刻的研究。因此我們止可以說，浙江的中學教育效率，能達到水平線的程度——或換一種說法來講，止夠上六十分的及格成績——而我們不敢恭維有若何特色。我認爲今後的浙江中等教育當局尙不宜自以爲滿足，而應努力謀進一步的革新。實在講來，唯有刻刻長進的學校，纔算是真正的優良的學校。怎樣使學校刻刻長進似是每一教育當局所時加攷慮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四、推廣師範教育——浙江的省立師範學校數目嫌少，而規模亦似欠完備。我覺得訓練小學及民衆學校師資的師範學校，應該以省立的爲原則。簡易師範程度太低，究竟不是培養小學師資的適當機關，所以我認爲校數不宜過多。若爲普及義務教育起見，需求大量的教師，我認爲也不必廣設簡易師範，而止須招收失業的中學畢業生，予以短期的特殊訓練，再派至義務教育機關，充作代用教師，正式的小學教師應該是要從高中程度的



師範學校訓練出來的。這些師範學校應在每一師範區內設立一所，規模要大，設備要完善，師資要優良，訓練要集中，附屬小學，辦理要更完善。而且這些師範學校就應該作為所在的師範區內的輔導機關。按現今的情形，把附屬小學作為輔導的機關，我覺得情有未合，而且難以收得顯著的效果。若以師範學校為輔導機關，則有能力的教育專家負了輔導之責，有益於小學教育的改進，自非淺鮮。不過要改進師範教育，教育當局所最應注意的，乃在改善小學教師的待遇和保障，否則要引起師範生的專業興味及學習動機，那就異常的困難了。

五、改進小學教育——各縣的教育科長督學及小學校長，對於小學教育的實際的改進，負責最鉅，非受有充分的師資訓練決難勝任。自教育局改科以後，縣長對於小學教育的整頓，也負了極大的責任，所以縣長對於教育的興趣若何，對於教育的常識若何，省當局任用縣長時也應加以考慮。

。縣長攷試的科目裏面，教育的科目也應佔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認承「保養教」的國策是合理的！

六、推廣民衆教育——民衆教育的推廣顯然是當今最宜重視的一件事！但是辦理民衆教育者，一定要自己深入民衆，了解民衆，同情民衆，幫助民衆，然後能夠收效，否則徒具形式，無補實際，結果上替國家耗費了一大筆建設的經費而已！

七、擴充教育經費——若要改進浙江教育，最重要者乃是經費的問題。若教師常常欠薪，生活不安定，則「改進」兩字，根本無從說起！而小學教員生活的艱難，茶役車夫，還要不如，那末，我們要督促他們去進修，去改良教學法，去認真教導，我們在良心上恐怕未免也覺得有點苛酷吧！這確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倘若這個問題不得適當的解決，則一切關於改進浙江教育的建議，都止是空談了。

國立中央大學浙江同學會會刊

六

以上幾點意見，不僅適用於浙江，在其他各省，恐怕也能夠適用。

## 我國中學師資訓練問題

徐淑洲

近來我國的中等學校，漸漸增多，中學教師的需要亦越多，要請一位優良的中學教師，簡直是一件難事，可見師資的缺乏了。然教導青年，辦理學校，希望收教育的偉大效力，非靠優良教師不可。曾記得廖世承先生，在其中學教育一書中說：「無論學校的宗旨怎樣明定，課程怎樣有系統，訓育怎樣研究有素，校風怎樣良善，要是教師不得人，成功還沒有把握。」所以訓練優良的中學教師，是刻不容緩的事。

吾國師範教育，屢經改動，若以培養中學師資的學校來說，最適宜的要算獨立的高師。但到現在，除北平的師範大學外，都降為大學的一院系，有的大學，竟沒有教育系科呢！師資造就的減少，是一樁不可磨滅的事實，所以中學教師，在質量兩方面，都在鬧恐慌了。根據第一次中國教

育年鑑上的統計，我國中等學校教職員的資格，如左表：

資格	教員	職員
留學外國者	六·六三%	四·三八%
師範大學畢業者	四·三九%	三·五五%
大學畢業者	二四·八三%	一七·五二%
高等師範畢業者	一一·四二%	九·七一%
專門學校畢業者	二〇·七四%	一七·二二%
其他	三一·九九%	四七·六二%

據此統計，受過專業訓練的中學教師，祇有百分之十五，而其他一項，竟占百分之三十二，職員的資格，更為低下，難怪教育的效力不顯著了。故國家教育當局，對於師資的訓練，必須有統盤計劃，以救目前的師資恐慌。

現在再來說：吾國中學師資訓練情形：

考吾國中學師資的來源，一為高師，或師範專門，二為大學教育系科，或附屬師範專修科，三為普通大學，或專科學校，或有相當學識經驗者。其中以高師所訓練的師資為最適當，因他的辦法，是照中學學科分系，平時注重品格訓練和實習的緣故。但改制後，情形就不同，現在大學的教育院系學生，教育專業訓練固有，而專門學科的學識不足，反之，普通大學之學生，對於某科已有專長，而教育事業訓練又缺少。故前者只知道如何教、而不知道教什麼，後者只知道教什麼、而不知道如何教，這都不能稱教學；因為基本學科訓練固要緊，但專業訓練，更為重要哩！

或者有人說，現在的大學教育院系，可担任訓練中學教師的責任，按諸實際情形，似不可能。因教育系原為訓練教育學者，注重教育學科的研究，其課程分門別類，數目繁多，重複之處，層出不窮。如同一教材，幾

種課程中都有，時間未免浪費，同時輔系的功課，又缺少時間去研究，並且讀了一課，不即實習，只是紙上談兵的多，故將來教學，大有發生問題的可能。

還有輔系的功課，是為各該本系的學生而開，對於教育系的學生，是不顧的，牠的內容和訓練目的，自然不盡合於教育系的學生將來在中學教學的需要，故所得的結果，不及高師的辦法，來得有效。

在這種困難情形下，須得想想法子，補救牠的缺點。我以為在大學裏，各院的聯絡，是須特別注意，不要偏於一隅。教育系本系課目，當留伸縮之餘地，加多選課，是一種好辦法，在研究教育的學生，儘選本系的功課，預備做中學教師的，又可任選輔系的功課，那末兩不妨害，並且有益。再實習方面，機會必須加多，使教學經驗豐富些。這是說教育系的學生，若是其他院系的學生，要做中學教師，須再讀師資訓練班一年。據說：



我校曾經試辦，因人少不能成立，這是很可惜的，我很希望，能推究其原因，然後對症下藥，促其實現。若是爲了目前的社會經濟拮据情形，大學畢業生，急於謀生，則宜將此一年內之負擔，減至最低限度，或竟免費。並且爲求優良教師起見，法令上，須明白規定此項資格，一方對這種資格的教師，予以提高待遇的獎勵。這樣有某專科長的大學畢業生，再受一年的教育專業訓練，則比較可以應付中學的教學。但健全人格的修養，尤其重要，做教師者必須具有。

已做中學教師的人，須有進修機會，以增進其教育效率、和訓導能力，如進暑期學校等。同時教育廳，可規定中學教師應讀書籍，獎勵進修的教師，並和教育研究機關合作，解答中學教師實際遇到的教導諸問題。

總之：中學教師的訓練，可從三方面概括言之，即第一是人格的修養；第二是學術的蘊蓄；第三是幹才的磨練。必如是以培植優良的教師，方

可補救現在師資缺乏的恐慌，方可希望由教育的偉大力量，以提高社會道德，發揚民族精神，振興國家文化！

## 錢塘江橋

劉方燁

錢塘江橫亘浙中，素爲交通之障礙，其下游經流杭垣，江面遼闊，波浪洶湧；兩浙間不特行旅爲苦，而民情風俗，亦顯有軒輊。自民元以來，吾浙累有建橋之議，皆以事艱工鉅，旋議旋輟，乃於義渡碼頭稍加整飾，權充緩計。迨浙贛路完成，南萍，京贛又將積極興築，東南鐵路系統已具雛型，而七省公路亦均通車，錢塘江橋，勢在急需，迺於二十二年由建設廳聘請專家，組織專門委員會，從事初步設計，暨探驗橋基。是年秋復成立錢塘江橋工委員會，完成全部計劃，估計預算，二十三年四月改錢塘江橋工程處，着手招標，於十一月破土開工。工歷二載，迄今已成就過半，預計明年雙十，定可全部竣工，此後江潮澎湃，可無害於行商，而乘傳往來，更得風馳如砥，其關係國防民生，豈但吾浙一省一路乎！

作者曾於今暑實習該處，見聞所獲，頗饒興趣，爰以大概情形，述其一二，以作吾浙新工程之介紹，若夫設計理論，及施工詳情，則他日橋工處當有專篇發表，本文從略。

以工程而言，大橋之進行，實非易事，蓋橋址適當下游，江面遼闊，淤泥厚積，而潮汐漲落，相差至鉅，冲刷之速，更屬驚人，江底之變幻無定，影響於橋墩建築，良非淺鮮。若二十四年夏上游山洪暴發，江口湧潮上溯，水位激增，冲刷愈烈，數日間江底竟刷深十餘公尺之多，於是南端築就之二鋼鉸圍堰，悉被冲毀。又若本年七月間，沉箱自工場出隴，將使就位，而江流湍急，沉箱雖有鐵錨奠定，一夜間尙能自開口推向南星，此等事變恆出乎設計者之意外，倍感困難，工程幾瀕危境，幸主持有方，從容應付，目下則已稔悉其性狀，殆可以無虞矣。

他若費用之搏節，人員之勤奮，在在使人敬佩，處今日國內新建設發

輒之初，予工程界以嶄新之水準，則該橋他日非惟以結構瑰瑋雄据東南，而導引之功更不可滅也。

#### 一 橋址選擇與路線之聯絡

杭市為鐵路公路之焦點，建造橋梁，自應傍其附近，就地形而言，南星橋距市區最近，且為渡江碼頭，早成過江運輸之樞紐，若能於該處建橋，最為便利，惜江面較寬，江流無定，而位近江口，潮汐之影響亦大，因此建築經費，恐嫌過鉅。若上游之闔家堰，江面狹窄，橋工固可稍省，但路線延長，總價亦屬不小，且將來長期繞越，於財力時間，兩不經濟，故經數度勘驗，認開口之滬杭綫終點為最宜，該處江面較狹，河身穩定；且北岸正對虎跑山谷，鐵路可直趨山谷，繞烏芝嶺而折回江干，與滬杭綫接於南星站，公路則於橋端，分道西東，各與杭富路相連，而南岸一片平原，更易聯絡，鐵道公路均自南折東，直抵蕭山。

## 二 全橋概觀

錢塘江橋之最初計劃，由前鐵道部顧問華德爾博士主持，採用公路鐵路平行式，估價為七百五十萬元，迨橋工委員會成立，認為平行式之橋墩建築佔費太大，乃重行設計，改為直立雙層式；上承公路，下載鐵道，其理由除經濟而外尚有幾端：

- 1 火車在下層通過，則重心低而安全。汽車在上則其受風面積小。
- 2 橋頂高出原有地面有二十公尺，二端聯絡，均需較大之坡度，但道路之坡度有限，若令鐵道在上則非引橋加長，必增高土基，此項費用，勢必不小，今公路在上易於措置多矣。

- 3 若遇戰事，可借公路路面，鋪設砂袋，以護鐵道之被炸。

全橋長一千三百三十餘公尺，跨江正橋占一千一百餘公尺，南岸引橋五十四公尺，北岸引橋一百七十六公尺。北岸橋端，建鋼筋混凝土框架橋

數座，分向東西，以便為公路之聯絡。

### 三 材料

#### 1 鋼樑

全橋鋼樑計正橋六十六公尺(二百十六呎)單式樑十六孔；北岸引橋四十九公尺(一百六十呎)拱樑三孔，十五公尺(四十八呎)鉸樑一孔及十四公尺(四十五呎)鉸樑一孔；南岸引橋四十九公尺(一百六十呎)拱樑一孔及十五公尺(四十八呎)鉸樑一孔；共計用普通建築鋼(炭鋼)一千二百噸，鑄鋼三千五百噸。正橋鋼樑由英國道門朗公司承包，康益洋行承造；拱樑及鉸樑由德國西門子洋行承包，東亞工程公司及新亨營造廠承造。其材料除拱樑鉸樑悉用炭鋼外，正橋之主要肢桿採用道門朗公司新近發明之鏡鋼。鏡鋼之單價雖較炭鋼高出四分之一，但其準許單位應力，可增加一半，因而各部之截面均可減少，除按規範所限定之最小尺寸者如抗風支撐及中部聯



結架仍用炭鋼以省經費外，其桁樑，及縱橫樑悉用鈹鋼，核算結果，較之純用炭鋼為廉，並因淨重之減輕而縮小橋墩負擔，其利益更屬不小。

## 2 橋墩

錢塘江橋橋墩北岸十座，江中十五座，南岸五座，共計三十座，建築方法均因地制宜，計分六種，但其主要材料，厥惟鋼筋混凝土而已。共需水泥六萬九千桶，砂五千方，石子九千方，鋼筋一千九百餘噸。其原料來歷如次：

(一) 水泥 因該橋離海口不遠，在高潮時期，江中所含海水量頗多，對於普通水泥極易侵蝕，而使鋼筋生鏽，故正橋橋墩之着水部份，均用啓新公司之特種水泥，其他部份則用該公司之馬牌水泥。引橋全部，均用中國水泥公司之泰山牌水泥。

(二) 砂 砂之優劣，關於混凝土之應力頗鉅，故需嚴密選擇，以策安

全，但工地附近，均為沉澱細砂，不能應用，乃幾經採集，按法試驗後，決定用錢塘江上游富陽諸暨等處之產物，大小成分尚稱合格，惟和有黏泥頗多，故拌和前必先洗滌，方可應用。

(三)石子 石子之大小，視混合之比例而異，所注意者在求質體之均勻，與配合之和諧。該橋所用多採自富陽饒頭山之青色石塊，經軋石機按所需之小大軋成。

(四)水 江水含有鹽質，不能應用，工地附近，又無供水設備，若專為裝置，則費用殊大。乃不得意取給於較遠之處，北岸用虎跑谷之山水，南岸則取之於池中，江中正橋橋墩則將北岸清水用水管引至江邊，再以駁船載往工次應用。

(五)鋼筋 鋼筋均用開爐法馬丁鋼，對於式樣，圓鋼與竹節鋼並用。正橋部份多來自波蘭，引橋部份，來自德國。

### 3 基樁

錢塘江江底淤泥極厚，(最深達一百八十餘呎)又多流沙，故非採用樁基，橋墩勢難起建。正橋橋墩自第七號起，每墩均用一百呎長樁一百六十根，南岸橋座二墩亦各用一百呎長樁八十五根，其他拱橋各墩均採用樁基。所有木樁，多購自俄國，在施工時，每十根作一試樁，藉以核算其承量。

### 4 護墩蓆

據錢塘江水文測量之結果，江底變遷甚大，六七月梅汛，全江斷面刷深，九十月後又逐漸淤積。且將來橋墩完成，江面改窄，流速增高，冲刷勢必加大，則變遷更甚。並在工作時，沉箱處高氣壓之下，偶有餘氣洩出，鬆動泥土，若適遇汛期，沉箱甚為危險。為求興工安全暨橋墩鞏固，乃以柴葦製蓆，奠於江底，上覆石塊，使成護墩蓆。蓆長一百呎，寬一百二

十呎，厚約三呎。其主要材料爲山柴樹枝及蘆葦，均採自上游桐廬七里灘一帶，在工地當時紮成，然後駛至墩位沉奠，以減小江底之刷深。

#### 四 施工順序

該橋爲節省時間計，各部工程分別進行，因工程地段之不同，計設四工區：第一工區爲北岸引橋工程，第二工區爲正橋橋墩及鋼樑拼鑲，第三工區爲沉箱工場，第四工區爲南岸引橋工程。如是分工合作，於管理及指揮便利不少。

##### 1 測量及鑽探

橋工測量包括橋址勘視，定中線，實測兩岸地形，及水文記載之整理。當施工時更需校正沉箱之部位，打樁時之樁點，鋼樑之拱度，橋墩之高度，及橋墩四周之水深與沉箱進行時前部之引導測深。各項測量所用儀器雖爲簡單之經緯儀或水準儀，但其精密度皆須在可許範圍以內。蓋全橋任

何部份之地位，悉賴此安置，其影響於整個結構，關係甚大。

橋基鑽探，為全橋計劃之首要工作。蓋知橋基之地質性狀，方能計算橋墩之承重面積或基樁之數量，以及施工時之參考。錢塘江橋橋基探驗，始於民國二十一年冬由水利局鑽探五穴，迨二十三年春由橋工處正式組織鑽探隊，就正橋及引橋諸墩之中心各鑽一穴。計費時十月，鑽探總深達二千一百餘呎。所施之方法：在江中諸孔均採用機械鑽機，最深曾至吳淞零下一百五十八呎。（錢塘江普通水位為吳淞零上一九·六九呎。）二岸引橋橋墩用人力鑽機，深度達五十呎。鑽探所得之地質試樣，均妥加識別或分析其成分，凡其形狀，顏色，硬度，性質，深度，成分一一予以研究，藉得地層之真確狀況。大抵該橋北岸諸墩，均屬西湖砂岩，廣約九十餘公尺；自江岸起則發現闊近二百餘公尺之蛇紋岩；由此而南以訖南岸均為紅砂岩；南岸附近河床，積有礫石甚多，大致底部仍為紅砂岩。其江底岩盤形

勢亦南北各異；中流而南形勢迂緩，所起坡度不及百分之二；但北端第六與第七兩墩間，突起變化，橫直成三與一之此；再北又趨和緩，直抵北岸。

### 2 橋基及橋墩

根據橋基鑽探之結果，計劃橋墩建築之方法，各以地質關係因地制宜，以奏安全及經濟之完功。茲以引橋正橋二部分別概述其結構與步驟：

(一)引橋 北岸沿山一墩及框架橋諸墩，因石層離地甚近，橋墩可直接置於其上，故用普通開掘法即可。南岸諸墩及北岸拱橋二墩，石層較深，故採用基樁，於地面稍去其浮泥後，即打入所需之長樁，橋墩即築於樁頂，藉樁皮之阻擦力或樁尖之承載力，而托住橋墩。北岸橋座二墩，石層亦深，且因橋座承載頗大，墩底又須深入河底，故用開口沉箱法，先掘至相當深度，就地澆築混凝土筒狀沉箱，徐徐在內挖土，使沉箱下沉，至石

層爲止，橋墩卽置於其上。南岸橋座墩二，用鋼鈹圍堰及基樁法，因石層甚深，而須經過淤泥流沙層，故先用鋼鈹樁一百另八根築成圍堰，然後將淤泥流沙層挖去，卽行打樁，基樁打畢卽澆築墩底，而鋼鈹圍堰，成爲墩基之一部。

(二)正橋 正橋墩共十六座，均用氣壓沉箱；但第七墩向南石層驟降，雖用氣壓沉箱，亦難達石層，故兼用基樁。

第一號橋墩，位近北岸，江底較高，水深不過六公尺，沉箱不克浮運，乃採用鋼鈹圍堰就地澆築沉箱。先打入五十呎長鋼鈹樁一百八十四塊，做成圍堰，然後將堰內之水抽乾掘去浮土，墊以石子，夯實堰底，乃於其上建築沉箱。箱爲鋼筋混凝土做成，長五十八呎，寬三十七呎，高二十呎，在七呎高度處有隔板一層，其下稱工作室，歷四十餘日箱成，復加高墩牆，安裝氣壓工具，開始挖土下沉。當沉箱徐徐下降，乃逐漸增高墩牆，



迫箱底抵達石層，將工作室以混凝土墊實，完成墩頂。

第十四，十五兩墩，原擬與第一號採用同法，但已築成之鋼鈹圍堰二座，悉被毀於二十四年大水，因江底刷深頗鉅，故目下可採用浮運沉箱法。

浮運沉箱建築於橋址上游南岸陸地上，距橋址約五千呎沉箱共需十五具，一字排列，二旁敷設鋼軌，備特製之吊車行駛，以搬運沉箱。沉箱之大小與第一墩之沉箱相同，惟求移運與浮游便利起見，將全部鋼筋混凝土分三期澆築，第一期在陸上灌注，務求其輕，僅做沉箱內四周之箱牆與底板（即工作室之頂板）之下半層，以及箱內桁梁支架等基本構造，此時之重量為七百二十噸。第二期俟沉箱浮至橋墩地位後澆築，以完成其工作室之頂板即最後墩基之底板；並將原有桁梁及支架之斜橫撐間空隙填注，以完成橋墩之底梁。第三期於第二期後繼續進行，將二端底梁間之空隙填實以

完成整個橋墩基礎，並接砌墩牆，使其荷重足敷箱身沉至江底。全墩重量約七千八百餘噸。

沉箱移運時：先懸掛於鋼梁吊車上，然後循鋼軌推行至江邊，徐徐下降，使箱浮起，俟高潮時以輪船拖往指定地點。頻儀器校正其地位，完成第二三兩期灌澆工作，使其漸漸下沉，乃打入氣壓，開始挖土，逐沉逐築，至石層爲止。

第七至第十五號九墩，因石層甚深，沉箱不能抵達石層，爰用一百呎長之基樁，使接石層。打樁時應用特備之機船，以水沖法逐一打入，並用送樁使深入江底。各樁之部位，於施工時由測量者時時檢定，並每十樁，記載其沉量，以爲試樁而核算其承載力。每墩打樁完畢，即可將沉箱運到，按步沉下，至樁頂爲止。

### 3 鋼樑

鋼樑安裝之法有三：就橋墩完畢後，逐孔建搭臨時木架，分別配合。引橋拱樑即依此拼鑲，但正橋則水深泥厚，勢難建搭木架，且逐孔安裝，需時尤久。若採用翅臂法，則以橋墩分別工作，未能依序告竣，又難適用。後經多方研究決定浮船安裝法。乃於江邊設立拼鑲工場，將鋼樑於陸上配合施鉚，然後移至江水深處，置於特製之浮船上，待高潮時期駛至已完成之二墩間，則潮水退後鋼樑自然擱置墩上，祇需校正位置，拴塞錨樁而矣。

拼鑲鋼樑，只施打鉚釘而已，故對於鉚釘之驗收，需予重視。每一鋼樑之釘數，多至四萬另三十枚，其中二萬二千枚已於廠內鉚妥，工程處另託亨特公司就近監驗，其餘一萬八千另三十枚，均需臨時施鉚，鉚畢均一一檢查，檢驗者僅以一小錘，輕擊釘頭，因其感覺與聲音之辨別，以區分良莠。不良之鉚釘均須鑿去重鉚，蓋因全樑之結構，已作用於盈盈之釘上。

矣。每樑拼鑲完成，即可分別鋪設枕木，並澆築混凝土路面，若是則安裝完竣，即能準備通車。

上述之施工順序，若七百二十噸重沉箱之懸掛，轉運，入水，出隴，浮運，就位，沉底，入土等，均幾經研究，自懸掛至就位，以三百小時之最低速率而達八小時之最高速率，其改進經歷；及材料之起卸，拼鑲之順序，鋼樑之移運，均有足述，第以時間匆促不及備錄。

#### 4 美術措置

混凝土建築物，拆除模型後，凡露出面上，均以一比二之水泥黃砂粉光，並敷做線條以增美觀。鋼料油漆均予三道，各俟裝配，安全，及公路路面完成後敷上。他若引橋盡端之聯絡，需得天然風景為之陪襯，故橋頭平台之設計，橋欄燈桿之佈置，及路口進出之式樣，均經再三審慎，務期其簡單美觀，且無悖於經濟原則。

# 浙江省之柑橘

蔡保勳

## 一 引言

人類文明，日趨發達，果品需要，亦隨文明程度而遞增。我國近年來，全域陷於天災人禍，人民避難之不暇，何論安居樂業，更何論栽培經營利益較久之果品。試論上海之文旦，來自台灣，花旗蜜柑，來自美國，東三省之溫州蜜柑，來自日本；每年果品一項的漏卮，實堪驚人。我國地位溫帶，土質肥沃，處處皆宜果樹，茲單就柑橘言；廣州之廣橘，福州之福橘，黃岩之蜜橘，溫州之蜜柑，皆負盛名，廣銷各地，直接有影響於農民經濟者。作者籍貫本省，屢次至本省各柑橘名產地觀察，對於內地的柑橘情形，略知大概，爰不揣冒昧，述之於下，以供同好者研究改良之參考。

## 二 浙省柑橘之歷史及沿革

温州柑橘之栽培，考諸唐書，有『温州土貢柑』『温州土貢橘』之記載。考諸宋史：『高宗紹興二年四年八月甲午，罷温州市柑。』考諸橘錄：『温四邑之柑，推泥山爲最。』唐書爲後晉時所作，橘錄爲宋淳熙間韓彥直知温州時所作，記温州之柑橘頗詳；可見温州柑橘之栽培，肇於唐而盛於宋，其歷史至少亦千餘年矣。

温州柑之栽培，據橘錄所云，當初以泥山爲最盛。查温州平陽有地名泥山者，唯今已無柑橘栽培，若橘錄所敘爲然，則温州柑之栽培，有自平陽北移之慨矣。

温州橘之變遷，據甌江逸誌云：『橘，宋世產於西山，厥後盛於隔山之河田而上江，至南仙洋迄於吳田。地氣之遷徙，昔爲西北而今東南矣。』南仙洋爲永嘉之會昌，由此可知温橘之栽培，宋時盛於會昌，後移至吳田，今則盛於茶山矣。

平陽之柚類，栽培歷史不久；蓋平陽南北港之住民，皆於二百年前，由福建遷入，柚類之品種，即於此時輸入。四季拋據鄉農傳說：清道光間，浦門有張勤氏提督四川，四季拋即於此時攜入。依此推想，浦門之四季拋栽培歷史，亦不過百餘年耳。

黃岩柑橘栽培之歷史，可考之記載較少，唯縣誌有『唐代進貢以橘產名』之語，又宋陳景沂全芳備祖書韓彥直橘錄後曰：『韓但知乳橘出於泥山，不知出天台之黃岩也。出於泥山者固奇，出於黃岩，尤天下之奇也。』實地之名。決無疑議；故黃岩柑橘之栽培歷史，至少有七八百年也明矣。近人有天台農者，曾書天台山蜜橘數字於橘果包紙，運銷滬上，一般人士，愛山農之書法，爭相購買，於是天台山蜜橘，更馳名於四方矣。

### 三 浙省風土與柑橘之關係



一、氣溫與雨量

柑橘性喜溫暖，故生育期間，需要比較高溫，收量與品質亦與溫度高低有關，溫度愈高，品質產量皆好，固有特性，亦易發揮，因種類之有不同，抗溫能力亦有強弱；然亦不能超過一定限界，其栽培限界約為緯度北二十至三十五度，茲將本省柑橘栽培地之緯度列表如下：

地名	緯度
黃巖	28°30'N
永嘉	28°00'N
瑞安	27°50'N
平陽區域及北港	27°40'N
平陽南港	27°30'N

由上表觀之，可知溫州黃岩栽培柑橘，甚為適宜。此外溫度雨量，亦

足影響柑橘之品質。茲將黃岩永嘉之溫度(攝氏)列表如下：

地名	月份	黃岩			永嘉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一月	一五.〇	二.三	三.〇	一八.〇	一.七	二.六
	二月	再.〇	一.七	三.三	一八.五	六.五	二.〇
	三月	二二.八	一〇.〇	一.四	二〇.〇	七.〇	三.六
	四月	一五.五	一〇.〇	三.八	二四.七	一三.〇	一八.五
	五月	一八.三	一五.五	六.九	二八.〇	一〇.〇	一九.二
	六月	二九.三	二二.六	二.九	三〇.〇	一〇.〇	二二.三
	七月	二九.五	二四.二	二.四	三〇.〇	一四.〇	三.八
	八月	三〇.六	二六.七	二.三	三三.五	一〇.二	三.〇
	九月	二八.〇	一七.九	二.五	三〇.五	一三.〇	三.〇
	十月	二八.三	一四.五	二.八	二四.三	一五.〇	二.〇
	十一月	三.九	三.三	一.七	三三.〇	三.〇	一七.七
	十二月	一九.四	三.三	一.三	一八.〇	六.〇	三.四
	年平均			一七.四			一九.〇

由上表觀之：黃岩最高溫度三〇、六(八月)，最低溫度一、七(二月)，年平均溫度一七、四〇。永嘉最高溫度三三、五(八月)，最低溫度一、七五(一月)，年平均溫度一九、〇。

柑橘類栽培最低氣溫在攝氏零下五度，今黃岩永嘉之最低溫度，均不

到零下，甚適宜於柑橘之栽培。

此外雨量之關係柑橘亦大，過度降雨，果實發育不良，品質低下，降雨適宜，濕度相當，促進枝葉之生長，果實之發育，生產增而品質良。在  
 高溫多濕之地，樹勢強盛，果實發育優良，唯表皮較厚，風味低減。吾國  
 柑橘生產地，多在沿海區域，氣溫較高，氣候多雨，所產之品，不及美國  
 之佳，此可信溫度雖無差，而濕度影響於果品優劣之分。茲就本省柑橘名  
 產地之雨量及降雨日數列表於下：

地名	月份	黃岩		永嘉	
		降雨日數	降雨量 mm.	降雨日數	降雨量 mm.
	一月	三	一六·二	五	一六·二
	二月	一五	二二八·三	三	二二八·三
	三月	二二	三五六·七	一〇	三五六·七
	四月	一六	四三·九	二	四三·九
	五月	一七	一〇·五	一〇	一〇·五
	六月	七	三〇·七	一〇	三〇·七
	七月	六	三九·四	二五	三九·四
	八月	六	八〇·三	一四	八〇·三
	九月	一〇	三二·三	一八	三二·三
	十月	〇	〇	〇	〇
	十一月	八	一八六·六	五	一八六·六
	十二月	六	一五九·二	七	一五九·二
	全年	一〇六	三二八·二	二八	三二八·二

由上表觀之，温州雨量較黃岩為多，降雨日數，以六月為最多，全年

雨量達 2178.2mm。黃岩之降雨日數以五月為最多，共計十七日，全年雨量約有 1900m.m.。二處降雨最多之時期為五六月間，正值柑橘發育之際，故甚適宜。

## 二、地勢及土質

黃岩及溫州之柑橘栽培地，皆為平原，傾斜者甚少；且以靠近河流栽培為最盛。黃岩之橘，多沿永甯江兩岸栽培，四面皆山，朔風難侵，且冬季受江面水蒸氣之潛熱，溫度不有劇變；故所產之橘，皮薄而味美。土質砂分較多，排水良好，表土甚深，因潮水之濕潤，土不乾燥，適於柑橘栽培；若在距離江岸較遠之處，則土壤漸含粘質，所產果品，亦較遜色矣。

永嘉膺符一帶，河流交錯，靠河岸之處，多栽柑橘，土質為粘質壤土，唯表土較黃岩為淺，地下水亦受潮水之影響，常為濕潤。平陽城區一帶之土質，與永嘉相似，南港北港為鰲江之上游，四周皆山，土壤為沙質，

表土甚深，排水良好，故適柚類之栽培。

#### 四 浙省柑橘之品類

温州黃岩等柑橘栽培地之柑橘種類，大致相似，就作者所知，其栽培較盛者，約有下列幾種：

##### 一、柑類 *Citrus Fruits*

##### 1. 柑類 *Citrus nobilis*, Lour.

主要品種 甌柑 *Citrus*, *Suavisima tanaka* (温州、平陽產)

次要品種 廣橘 *Citrus nobilis* Var. *Poonensis*, Hayaaa. (平陽產)

椶 *Citrus tordiferax hort. ex Tanaka.* (黃岩產)

##### 2. 橘類 *Citrus nobilis* var. *deliciosa*, swingle.

重要品種·早橘 *Citrus nobilis* Vat. *Sudcom-Prasa*, Tanaka.

本地早 *Citrus Succosa hort. ex Tanaka.*

乳橘 *Citrus kinouni hort ex Tanaka.* (均黃岩產)  
橘(温州產)

朱紅 *Citrus erythrosa. Hort. ex Tanaka* (温州、

黃岩、塘棲、衢州均產)

福橘 *Citrus tengerine Hort. ex Tanaka* (温州、塘  
棲、衢州產)

次要品種：日本柑 *Citrus nobilis Lour Var Unshu. Swingle*

即温州蜜柑(平陽、鄭樓產)

光橘，金橘 *Citrus mitis. Bleunus* (均永嘉產)

黃皮橘，本地廣橘，無核早橘(均黃岩產)

蜜橘，假蜜橘，洞庭紅，早紅(均塘棲產)

一、氣溫與雨量

柑橘性喜溫暖，故生育期間，需要比較高溫，收量與品質亦與溫度高低有關，溫度愈高，品質產量皆好，固有特性，亦易發揮，因種類之有不同，抗溫能力亦有強弱；然亦不能超過一定限界，其栽培限界約為緯度北二十至三十五度，茲將本省柑橘栽培地之緯度列表如下：

地名	緯度
黃巖	28°30'N
永嘉	28°00'N
瑞安	27°50'N
平陽區域及北港	27°40'N
平陽南港	27°30'N

由上表觀之，可知溫州黃巖栽培柑橘，甚為適宜。此外溫度雨量，亦

足影響柑橘之品量。茲將黃岩永嘉之溫度(攝氏)列表如下：

地名	月份	黃岩			永嘉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一月	一五.〇	二.三	三.〇	一八.〇	一.七	二.六
	二月	二〇.〇	一.七	三.三	一八.五	六.五	一〇.四
	三月	二二.八	一〇.〇	二.四	二〇.〇	七.〇	一三.六
	四月	二五.五	一〇.〇	二.八	二四.七	一三.〇	一八.五
	五月	二八.三	一五.五	二.九	二六.〇	一〇.〇	一九.二
	六月	二九.三	二二.六	三.二	二八.〇	一〇.〇	二二.二
	七月	二九.五	二四.二	三.四	二八.〇	一四.〇	二二.八
	八月	三〇.六	二六.七	三.六	二八.五	一五.〇	二〇.一
	九月	二八.〇	一七.九	三.七	二八.五	一三.〇	一三.〇
	十月	二六.三	一四.五	三.八	二四.三	一〇.〇	一〇.六
	十一月	二三.九	一三.三	三.九	二三.〇	一三.〇	一七.七
	十二月	一九.四	三.三	三.一	一八.〇	六.〇	三.四
	年平均						一九.〇

由上表觀之：黃岩最高溫度三〇、六(八月)，最低溫度一、七(二月)，年平均溫度一七、四〇。永嘉最高溫度三三、五(八月)，最低溫度一、七五(一月)，年平均溫度一九、〇。

柑橘類栽培最低氣溫在攝氏零下五度，今黃岩永嘉之最低溫度，均不



到零下，甚適宜於柑橘之栽培。

此外雨量之關係柑橘亦大，過度降雨，果實發育不良，品質低下，降雨適宜，濕度相當，促進枝葉之生長，果實之發育，生產增而品質良。在高温多濕之地，樹勢強盛，果實發育優良，唯表皮較厚，風味低減。吾國柑橘生產地，多在沿海區域，氣溫較高，氣候多雨，所產之品，不及美國之佳，此可信溫度雖無差，而濕度影響於果品優劣之分。茲就本省柑橘名產地之雨量及降雨日數列表於下：

地名	月份												全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黃岩	三	一五	二二	一六	一七	七	六	六	〇	〇	八	六	一〇六
永嘉	一六	二八	三二	四三	四〇	四七	四六	四三	三三	〇	一六	一五	二二六
	日數	mm.	日數	mm.	日數	mm.	日數	mm.	日數	mm.	日數	mm.	日數

由上表觀之，温州雨量較黃岩為多，降雨日數，以六月為最多，全年

雨量達 2178.2mm。黃岩之降雨日數以五月為最多，共計十七日，全年雨量約有 1900m.m.。二處降雨最多之時期為五六月間，正值柑橘發育之際，故甚適宜。

## 二、地勢及土質

黃岩及溫州之柑橘栽培地，皆為平原，傾斜者甚少；且以靠近河流栽培為最盛。黃岩之橘，多沿永甯江兩岸栽培，四面皆山，朔風難侵，且冬季受江面水蒸氣之潛熱，溫度不有劇變；故所產之橘，皮薄而味美。土質砂分較多，排水良好，表土甚深，因潮水之濕潤，土不乾燥，適於柑橘栽培；若在距離江岸較遠之處，則土壤漸含粘質，所產果品，亦較遜色矣。

永嘉膺符一帶，河流交錯，靠河岸之處，多栽柑橘，土質為粘質壤土，唯表土較黃岩為淺，地下水亦受潮水之影響，常為濕潤。平陽城區一帶之土質，與永嘉相似，南港北港為鰲江之上游，四周皆山，土壤為沙質，

表土甚深，排水良好，故適柚類之栽培。

#### 四 浙省柑橘之品類

溫州黃岩等柑橘栽培地之柑橘種類，大致相似，就作者所知，其栽培較盛者，約有下列幾種：

##### 一、柑類 *Citrus Fruits*

##### 1. 柑類 *Citrus nobilis*, Lour.

主要品種 甌柑 *Citrus*, *Suavisima tanaka* (溫州、平陽產)

次要品種 廣橘 *Citrus nobilis* Var. *Poonensis*, Hayaaa. (平陽產)

椪 *Citrus tordiferax hort. ex Tanaka.* (黃岩產)

##### 2. 橘類 *Citrus nobilis* var. *deliciosa*, swingle.

重要品種：早橘 *Citrus nobilis* Vat. *Sudcom-Prca*, Tanaka.

本地早 *Citrus Succosa hort. ex Tanaka.*

乳橘 *Citrus kinouni hort ex Tanaka.* (均黃岩產)  
橘 (温州產)

朱紅 *Citrus erythroa. Hort. ex Tanaka* (温州、

黃岩、塘埭、衢州均產)

福橘 *Citrus tengerine Hort. ex Tanaka* (温州、塘  
埭、衢州產)

次要品種：日本柑 *Citrus nobilis Lour Var Unshu. Swingle*

即温州蜜柑 (平陽、鄭樓產)

光橘，金橘 *Citrus mitis. Breunes* (均永嘉產)

黃皮橘，本地廣橘，無核早橘 (均黃岩產)

蜜橘，假蜜橘，洞庭紅，早紅 (均塘埭產)

二紅，早福橘(均衢州產)

3. 柑橙類 *Citrus Sinensis*. Osbeck.

重要品種：美國臍橙 *Citrus Sinensis* Osbeck. Var. *Brasiliensis*. Tanaka. (Washington navel Orange)(平陽、黃岩產)

廣柑 *Citrus Sinensis* form *sekan*. Hagada (平陽產)

次要品種：廣柑(衢州產)

4. 酸橙類 *Citrus aurantium* L.

重要品種：朱欒(温州橘類砧木)

枸頭橙(黃岩橘類砧木)

次要品種：小紅橙(黃岩產)

代代(温州產)

野廣橙，臭柚(均衢州產) 以上數種均無食用價值。

5. 柚類 *Citrus grandis*. Osbeck.

重要品種：四季福建柚，木乃柚，大紅拋，古礫大紅(均平陽產)

白糖拋(衢州產)

次要品種：白拋，土紅拋，蜜柚，紅心拋，秋拋(均平陽產)

西瓜拋，壽星拋，葫蘆拋，大紅拋，水紅拋(均衢州產)

6. 金柑類 *Fortunella*

重要品種：金彈 *Fortunella Crassifolis* Swingle (温州、黃岩、

穿山產)

羅浮 *Fortunella margarita* Swingle (温州、穿山產)

野生及觀賞品種：月月橘 *Fortunella obovata* Swingle 金豆 *For-*

*tunella hindsi* Swingle (均温州產)

7. 枳殼 *Poncirus Trifoliata* Raf 温州甌柑及金相類之砧木。

## 五 浙省柑橘之栽培法

### 1. 苗木繁殖

浙省柑橘苗木之繁殖，概用嫁接法。温州甌柑金柑用枸橘 (*Poncirus trifoliata* Raf)，橘用朱欒 (*Citrus ausoniensis* L var)；黃岩橘多用鈎頭橙或小紅橙，鈎頭橙砧，因根羣大，發育良好，一般農民均喜用之。小紅橙砧則次於鈎頭橙，用之者亦較少。砧木之繁殖法，皆用實生，其培養之期間，枸橘朱欒約為二年，鈎頭橙須要三四年，方可為砧。嫁接時期，均為清明前後，黃岩之嫁接法，與普通之切接法同。平陽柚類之繁殖，亦與普通之切接法同，砧木用自生砧，亦有用實生或壓條法以繁殖之者。

温州黃岩之柑橘業，漸事發達，苗木之需要，亦日增加，温州茶山一帶

農民，專事育苗工作，不下十餘家，而黃岩從事於苗木業者，亦在不少，惜乎缺乏科學知識，接穗之選擇，砧木之培養，罕有注意；致育成之苗木，生長孱弱，影響於果業前途甚大，茲將溫州黃岩各種柑橘苗之價格列表如下：

地 方	品 種	每百株（二年生）價格（元）
永嘉茶山	甌柑	12—14
同 上	橘，朱紅	14—16
同 上	漳橘，光橘	17—19
同 上	金彈	14—16
同 上	羅浮	12
黃 岩	早橘	22—28
同 上	本地早，乳橘	28—32
同 上	朱紅	14—17



2 栽植

栽植時期，溫州及黃岩，均自春分至穀雨，塘棲、衢州，則為清明前後，栽苗之地，均築高墩；蓋上二處地勢平坦，夏秋易罹水災，築墩以避之，墩成圓錐形，高約三尺，寬約四尺，黃岩築墩，常利用冬暇，預先築之，溫州之築墩，常與栽植同時舉行。塘棲、衢州，則均平地掘穴以植之。栽植方式，大多為正方形，溫州甌柑金彈，亦有以三角形植者，栽植距離，依各品種而不同，由一般觀之，黃岩與溫州之栽植似嫌過密，茲列表示之如下：

地名	品種	距離		每畝栽植株數
		株間	行間	
<u>溫州</u>	<u>甌柑</u>	五、五〇	八、五〇	一二八
<u>溫州</u>	橘類	九、〇〇	一二、〇〇	五五

溫州	金柑類	五、〇〇	七、〇〇	一七一
黃岩	早橘，椶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三五
黃岩	朱紅，本地早，乳橘	一五、〇〇	一六、〇〇	二八
衢州	朱橘	一三、〇〇	一六、〇〇	二九

### 3 施肥

本省柑橘產地，對於施肥，均不注意，所用肥料，大多爲人糞尿、油萊粕、廐肥、河泥、垃圾等，其中以人糞尿爲最多用，人造肥料罕用之者。施肥方法，黃岩、溫州均將樹幹周圍表土耙開，然後施肥，然後覆土，衢州則僅將樹幹周圍之表土耙鬆之。施肥之時期次數及用量，溫州與黃岩，大致相似，茲將施肥時期及用量示之如下：

次數	時期	肥料種類及每株用量
第一次	開花期(三月四月)	人糞尿一桶或半桶

第二次	果實發育期（九月）	同上
第三次	果實採收後（十二月）	1 人糞尿一桶或半桶 2 廐肥數十斤 3 河泥二担

#### 4 中耕除草及修剪

施肥之前，概行中耕，剪度甚淺，僅疎鬆表土而已。除草無定時，全年隨時行之。至於修剪，亦復乏人，偶有注意之者，僅剪去枯枝而已；故柑橘樹姿，幾皆成天然，枝條交雜，日光不易照射，空氣亦難流通，且易引起病蟲之滋繁也。

#### 5 果實採收

果實採收之時期，因品種氣候而不同，如永嘉之朱紅，常較早於黃岩之朱紅，此因氣溫不同影響於收果者。採收方法，均用剪刀剪果梗，樹體高者，則用梯助之；盛果之器，用小竹籬，口徑近尺，高約尺許，內部襯墊物，在黃岩用粗紙，在溫州用蘆草，小竹籬採滿之後，傾入大竹籬，以

便搬運，大竹籬之容量，每籬約計五十餘斤，每人每日可採五六大竹籬。至於收穫量，亦因品種而有多寡，茲將各地各種之收量，列表如下：

地名	品名	每株收量(斤)
黃岩	早橘，朱橘	八〇——一〇〇
黃岩	椶	四〇——六〇
黃岩	本地早，乳橘	七〇——九〇
永嘉	甌柑	三〇——六〇
永嘉	橘，漳橘	六〇——八〇
永嘉	金彈，羅浮	三〇——四〇
平陽	福建柚，大紅拋	一五〇——二〇〇

## 六 浙省柑橘之病蟲害

甲 害蟲

1 綿吹介殼蟲 *Jurga Punctasi*. Mark 在黃岩溫州，此蟲到處可見，尤以黃岩爲被害最烈。凡人獸鳥雀和風力，皆能爲本蟲之傳佈物，且農民栽培柑橘，罕有科學知識，對於施肥修剪植株距離等，皆不注意。風光通透不良，因致介殼蟲繁滋，滿佈全區，省昆蟲局雖與黃岩縣政府合作，購買藥石器械，惟農民缺乏使用知識，常多錯誤困難之處；且害區遼遠，一時難收成效。曩聞省昆蟲局曾派員赴台灣，採集瓢蟲，以蟲治蟲之計劃成功，俾可救濟本省柑橘業，以造福於農民。

- 2 紅臘介殼蟲 *Ceroplastes rubens*. Mack 分佈黃岩、溫州，害枝葉。
- 3 黑點介殼蟲 *Aspidiotus auratu* Mack 本省到處皆有，害枝葉果實。
- 4 矢尖介殼蟲 *Prontaspis yanonensis kuw* 平陽柚較感，害果實枝葉。
- 5 鳳蝶 *Papilio Xuthus*. L. 本省到處皆有，幼蟲害葉。

6 天牛 *Metanustra chinensis*. fab. 本省到處皆有，幼蟲害蝕枝幹。  
7 書紋蟲 *Philocnistis Saligna*. zell 温州較烈，幼蟲害葉部。  
8 吉丁蟲 *Agrilus auriantris*. suwnd 温州柑橘受害較多，幼蟲害枝幹。

### 乙 病害

1 煤病：病害以本病為最烈。因介殼蟲及蚜蟲加害後，分泌蜜汁，引起病原之寄生，枝條果實塗染如煤狀物，使枝葉減少同化作用，果實不能發育。黃岩、温州、衢州，受害皆烈。

2 枝枯病：黃岩為害甚烈，多生於離地尺許之樹幹，初時僅樹皮脫落，現出木栓質，然後枝葉萎枯，全株枯死，傳染頗烈，今尚無法防治。

3 瘡痂病 *Sphaceloma fourcetu*. Jenkins 温州甌柑發生較多，使果實葉面成畸形突起。

### 七 浙省柑橘之產額銷路及販賣情形

產額 本省柑橘產額，向無統計，產額究有多少，實難確定，據各方面之觀察，約如下表所示：

產地	產額(元)
黃岩	一、三〇〇、〇〇〇
溫州	六〇〇、〇〇〇
平陽	一、二〇〇、〇〇〇
衢州	一〇〇、〇〇〇
塘棲	一〇〇、〇〇〇
穿山	一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三〇〇、〇〇〇

銷路 溫州柑橘約40%運往天津大連一帶，20%運往上海及杭州，15%運往處州，其他則為製造及內地之自用。黃岩柑橘之輸出量，約占百分之九十，其中70%輸往上海，再由上海轉銷杭州、嘉興、蘇州、鎮江、南京等處，20%輸往甯波紹興餘姚一帶，其銷路，大都在江浙兩省。

包裝 本省柑橘包裝，以黃岩為最進步，輸往上海者，均用長方形小木箱，每箱裝橘四百顆，重約四十斤。溫州柑輸往天津者用木桶，桶橢圓形，每桶約裝百二十斤，近來亦有模倣黃岩用小木箱裝運上海者。衢州裝桶往杭州亦用木桶，橢圓腰子形，每桶約裝四五十斤。

價格 柑橘販賣價格，依種類、品種、地方、年歲及販賣時期而有不同；如溫州之金彈，在平年每擔大洋四元至八元，在民國十九冬，穿山金彈因凍害後，翌年全無結果，故溫州之金彈，價格漲至二十元左右（每擔）。又如甌柑在採收時之價格，每擔四五元，貯藏至翌春出賣，每擔價格可



增至八至十元。茲將各主要品種之普通價格列表如下：

地方	品	種	價
黃岩	早橘		一〇、〇元
同	本地早		二〇、〇
同	乳橘、椪		一四、〇
永嘉	朱紅		六、〇
永嘉	甌柑		五、〇
同	橘		八、〇
同	漳橘		九、〇
同	金彈		一〇、〇
同	金橘		四、五
平陽南港	福建柚，木乃柚		每元廿個

(每担)

## 八 浙省柑橘加工製造情形

柑橘業之製造，温州較黃岩為發達，温州製造家，均在南門外，共約二十餘家，以製橘餅為主，柑餅次之。黃岩製造家，均在路橋，以製橘餅為主，金彈餅次之，營業均未發達，每年最多不到萬元。金彈餅每元價格四斤，橘餅柑餅每元價格四斤八兩，其銷路大都在鄰近各縣，衢州亦有少量製造，所製皆為拋片，利用拋正在皮厚瓢薄小時製之；所製之拋片，多運往上海、蘇州、嘉興等處，以供製造紅絲綠絲之用，拋片之價，每百斤約二十餘元。

## 九 結論

一、温州甌帶有苦味，須用育種方法，改良品質，引進外來優良品種

以資繁殖。

- 二、黃岩本地早、品質甚優，宜注意種苗之選擇，與無核之改良。
- 三、農民育苗須選擇優良母株，及取締非法育苗商。
- 四、對於修剪管理以及肥料之使用，宜加以改進。
- 五、病蟲害須以科學方法除之。
- 六、宜設立種苗檢查所，檢查買賣苗木，以免介殼蟲之傳佈。
- 七、組織柑橘販賣合作社共同販賣，並改良包裝運輸及貯藏等方法。
- 八、每年舉行品評會或展覽會，以獎勵品量兼優者，增進栽培者改進之心理。

二十六年一月脫稿于黃岩平橋

## 鳥瞰青田

伍律

青田是浙東的一個蕞爾小縣，既貧又瘠，很少有人去注意她。在過去，她雖曾有過偉大的民族英雄和烈士，雖也曾產生過不少的佳人才子，但這些早就被人遺忘而成爲陳跡了。過去的光榮，自有牠的歷史價值在，與其僅僅是追念，留戀，還不如把現在的實況多介紹一些吧！

### (一) 位置和沿革

青田的風姿，並不像她的名字，那邊有的不是青的田，却是層巒疊嶂的高山峻嶺，和清澈見底的溪潭。她的東鄰是有着小上海之稱的温州，以安溪爲界；南邊是人文薈萃的瑞安，以烏杉爲界；西邊是景甯、麗水，以金村爲界；北邊是縉雲，以盧塘爲界；而西南的鄰居，却是匪劫頻仍的泰順。東西相距一一五里，南北相距一五八里，縣城在甌江北岸，轄十八都

一百七十餘村。如果從縱的方面來說，青田也是有着悠久的歷史的，禹貢：「淮海惟揚州」，所以在禹貢九州中，她是屬於揚州的。史記越世家「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是則春秋時，青田爲吳國地，後併於越，至戰國時，始屬於楚。迨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設郡縣，乃一變而爲閩中郡的一部，據史記東越列傳「閩越王無諸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併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至漢爲回浦縣地，屬會稽郡，太平御覽謂漢昭帝始元二年，以東甌地爲回浦縣，蓋兼有民初台、溫、處三府的地方。東漢則爲章安縣地，據後漢書郡國志「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三國時爲吳國的松楊縣地，屬臨海郡，據三國志吳志卷二「孫亮太平二年春二月……以長沙東部爲浙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

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至隋則爲括蒼縣地，屬永嘉郡，永嘉郡轄治括蒼、永嘉、松楊、臨海四縣，開皇二年改處州，十二年改曰括州；括蒼平陳置縣，大業初置永嘉郡，並據隋書地理志。至唐睿宗景雲二年，始析括蒼置青田縣，至明景帝景泰五年，又析青田縣西南地置景甯縣，同屬處州府治，各見唐書明史地理志。清及民初，一仍舊制，府廢後，始直轄于省。

## (二) 氣候耕地及物產

氣候耕地與物產有着密切的連繫，如若對於一地的氣候狀況及耕地的質量，有相當的明瞭，則該地的物產也就可想見其梗概。青田的氣候，因靠近東南沿海岸，多半是帶海洋性，寒冬高山上的積雪，雖也會有尺把厚，但短時內都會消融的，暑天，熱的紀錄也不會超過華氏百度以上。不過有一點却很奇特的，往往相距很近的兩個村莊，甲村莊的人在浴着暖和的

陽光，而乙村莊却會雨着大風雪；旱災和水災，也是青田常有的遭遇，夏天田裏有時會乾的養不活野草，有時山洪暴發，溪水會在幾小時內漲高幾十尺，青田的縣城，地勢比較卑下，就時常被災，水滿至城頭，那是「司空見慣」的，民國元年的洪水，幾乎把整個的縣城沖入甌江裏去，水勢的猛烈，也就可想見一斑了；

青田所占的區域，除大溪沿岸及南田山的數十里平壤外，大都是起伏的丘陵，全縣八三三七方里的面積中，丘陵竟占百分之九十四以上，「青田山」之名，可說是名不虛傳。下列簡單數字，係表示耕地和農民的概況的：

耕地面積	二二七四九二畝	
平原耕地	二〇一八〇八畝	占總耕地面積百分之八四·九八
山丘耕地	三五三七三畝	占總耕地面積百分之一四·八九

湖蕩耕地	三一一畝	占總耕地面積百分之〇・一三
荒地面積	二三八方里	
平原荒地	六四方里	占總荒地面積百分之二六・九〇
山丘荒地	九三方里	占總荒地面積百分之三九・〇七
湖蕩荒地	八一方里	占總荒地面積百分之三四・〇三
全縣人口	二三七二六三人	
農民	一六五九〇〇人	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〇
自耕農	三七〇〇〇人	占農民總數百分之二二・三〇
半自耕農	五三七八〇人	占農民總數百分之三二・四二
佃農	六八五六〇人	占農民總數百分之四一・三三
雇農	六五六〇人	占農民總數百分之三・九五

由上列數字看來，本縣荒地面積，僅為總面積的2.9%，這2.9%的



荒地，大都是峻岩深潭，即使利用科學方法，恐也難以達到耕耘的目的，所以雖不能說是「地已盡其利」，却也已開發得快到盡頭。至于農民之占總人口70%，在以農立國的我國，原非怪事；但半自耕農及佃農之占農民總數33%以上，是該加以注意的。

物產方面因爲居民泰半務農，自然以農產爲大宗，其中尤以穀類占重要的位置。本縣產穀的田有一四二五一五畝，豐年可產米約四〇三二一二石，平年可產米約二八二二四八石，而每年全縣所需的米達六〇五九七〇石，故豐年尙短絀米二〇二七五八石，平年尙短絀米三三三七二二石，不足的米，大部由永嘉、樂清、平陽等地所出產的來補充。茲將本縣物產的情況以數字表之如左：

物產類別	物產價值	百分比
總產值	七四三三四九〇元	百分之一百

農産總值	(六二一九五五二元)	(百分之八二・四〇)
禾穀類	三四二八〇一八元	百分之四六・一八
荳類	三九八六四〇元	百分之五・三七
根芋類	二三八九八四元	百分之三・二二
蔬菜類	四四五〇元	百分之〇・〇六
茶桑類	四九五〇〇元	百分之〇・六七
果實類	一八四一〇元	百分之〇・二五
木材類	一八六五〇〇元	百分之二五・一三
畜産類	一〇九八五〇元	百分之一・四八
油産類	六七〇〇元	百分之〇・〇九
工産總值	(二三〇三九三八元)	(百分之二七・六〇)
工藝類	九八六九五〇元	百分之一三・二八

菸酒類

八九八八元

百分之 〇·一三

柴炭類

三〇八〇〇元

百分之 四·一五

本縣礦產藏量雖有相當的豐富，但除青田石外，其他大部尙未開採，茲據浙江礦產調查表，已發現的礦產有下列數種：

一、弗石礦——產地在十八都塔山灣之大窟山，儲量七八〇〇公噸。

二、輝鉬礦——東北鄉之石平川、十一都之黃洋村、採銅坑等地均產之。

三、鉛鋅銅礦——產地一在六下都南岸隴村之殿後，方鉛儲量二五六〇〇〇公噸，黃銅儲量一二八〇〇〇公噸，閃鋅儲量六三〇〇〇公噸；一在六下都之上岸村烟墩峯，方鉛儲量四〇〇〇公噸，黃銅儲量一四〇〇公噸，閃鋅儲量一七〇〇公噸；此外十七都橫坑之直坑牛藏脚亦產之。

四、赤鉄礦——六下都一源湖岸村之烏龍坑及烏龍山，七都五源夏家地之嶺頭村天仙壠等處均產之。

五、磁鉄砂——產地在四內都黃沃口，採取時多用淘洗法。

六、黃鉄礦——六外都八源邱山之白水際儲量約六〇〇〇公噸；十七都蔡村望湖崗儲量一一〇〇公噸；十五都陳子須石源老鍋飯山儲量七五〇〇公噸；七都夏家地嶺頭之天仙壠儲量四八〇〇公噸；十七都王塚儲量九〇〇〇公噸；又二都之峙岙古安坑亦產之。

七、輝銀礦——十三都之芝溪頭后嶺及十七都之銀坑村銀洞窟均產之。

最近省建設廳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合作，調查本縣的銅礦及其他各縣的礦產，經費七萬元，期限一年，不久或可有新的發現。

(三)貿易及特殊出口貨——青田石

本縣貿易總額每年約爲五一一九五〇元，進口貨總值約爲二八八二

〇〇元，出口貨總值約為二二二九九五〇元，每年入超達六五二〇五〇元；像這樣的一個鄉僻小縣，竟有此鉅額的入超，實屬驚人。現將進出口物品及其物值的略列表如左：

出口物品及其貨值表

物品名稱	全年總值
杉木	五〇〇〇〇〇元
松木	二八五〇〇〇元
楓木	一〇〇〇〇〇元
青田石	九六〇〇〇〇元
龍鬚席	一〇五〇〇〇元
土絲	二二五〇〇元
茶葉	三七五〇元

桐油	一二五〇元
柏油	二二〇〇元
毛竹	三〇〇〇〇元
炭	五〇〇〇元
柴	一五〇〇〇元
總計	二二二九九五〇元

進口物品及貨值表

物品名稱	全年總值
穀	九〇〇〇〇元
荳	二〇〇〇〇元
麥	三〇四〇〇元
鹽	二〇〇〇〇元

鳥瞰青田

南北貨	二五〇〇〇〇元
紙烟	七〇〇〇〇元
酒	三〇〇〇元
綢布	四〇〇〇〇元
棉花	二〇〇〇〇元
洋貨	二〇〇〇〇元
煤油	一二〇〇〇元
藥材	一〇〇〇〇元
五金	三〇〇〇〇元
總計	二八八七〇〇元

出口貨值中，青田石（以下簡稱石）占全額百分之四十三以上，其關係本縣之經濟民生，自非淺鮮。本縣境內多叢山峻嶺，產石的區域，幾乎遍

地皆是，其中尤以山口村之岩壘與圖書山、嶼前村之白洋山、四都之岩頭、道居村之後山、季山村之季山頭與門前山、周村之龍頂尖、嶺頭村之寺院址坪、以及下堡村之飯甑山等地的產量最爲豐富。產石的山可分爲荒山及家山兩種：家山是一姓或私人所有，荒山因無業權關係，可任人開採。開採的方法，與開採他種石礦大同小異，多用鐵錘、鐵錐、鋤頭等挖洞鑿石，每洞的深度，長短不等，有數丈，有數百丈，鑿下的石塊，則由礦主雇工人挑運，售給雕刻的工人。粗石每元可購六十斤左右，細石每元可購二十斤左右；石質比較優良的，則以塊論價，每塊價值自數元至數百元不等，由賣買雙方依貨估定價值。綜計每年產量約一萬二千餘担，總值約一萬五千餘元；礦主有林汝明等十餘家，資本大都微薄，合計亦不過五六千元。

石的色彩有紅、黃、白、黑及雜色等五種，品質則以凍石、鷄血石、



瘋門石爲最上乘。凍石多黃色、紅色、或白色，濃淡不一，性柔韌而富絲絹光澤，秀潤似玉，依牠的產地及紋色的差異，又有燈光凍、白果凍、封門凍、魚腦凍、冠紅凍、紫色凍、季山凍、周村凍、白羊凍、竹素凍、及藕粉凍等名稱，用以雕刻圖章人物最爲名貴；鷄血石亦稱玉石，多黃紫色，品質細膩而多紅色斑點，故名；瘋門石性溫潤，佳者多潔白而無雜色，微透明，質粗的多呈赭色或褐色，亦間有黑色者，性脆易裂，產量數多，價值亦比較低廉，市上出售的大概多屬此類。

刻石的方法，亦甚簡易，加以本縣人民資質聰穎，隨師學習數月，即可依樣雕刻，雕工精緻，玲瓏，式樣多至數百種。行銷國內的，大都是美術品，以花盆、花瓶、書架、對聯、小景、屏風、筆洗、人物、佛像及印章等爲最多，售價較昂；行銷國外的，大都是實用品，以書夾、燈台、花罇、烟灰碟、紙烟盒、雪茄烟盒、神像、中國風景、小石猴等爲最多，所

用的原料，都是普通的，雕刻亦較粗陋，綜計每年出口約一萬二千餘箱，總值九十六萬元。近年來國外銷路有日趨減少的傾向，推其原因，約得左列數端：

(一)原料及良質石產量的減少。

(二)雕刻未能悉心研究改進，以求日新月異。

(三)同行間缺乏組織，僅以減價為競爭的方法，粗製濫造，失去歐美顧主的信心。

欲補救銷路減退的危機，非得對症下藥，恐難以收效，現在把我的意見略舉如左：

(一)一方面探求新的石礦，以增加原料的產量，一方面節省原料，使不至於浪費。

(二)國內外的雕刻工人及承銷商人，應有一健全的組織，以限制出品

的粗濫，並議定價格，不得擅自廉價出售。

(三) 彫刻工人應集資聘請專門人材，教授彫刻技能，灌輸美術思想，使所出產品，得以迎合人羣心理，適應社會需要。

(四) 交通及郵電。

本縣四境環山，高深險阻，鮮有平原廣野，交通甚感不便。陸路交通可分爲六大幹線：

- (一) 青溫線——自青田至溫州
- (二) 青麗線——自青田至麗水
- (三) 青景線——自青田至景甯
- (四) 青泰線——自青田至泰順
- (五) 青瑞線——自青田至瑞安
- (六) 青縉線——自青田至縉雲

六線中除青溫及青麗兩線路面較闊建築較佳外，其餘的都是迂迴小徑，崎嶇狹窄，行旅苦之；自廿四年麗青、青溫兩公路全綫通車後，上可達麗水、縉雲、義烏、金華而與浙贛路相銜接，下則可通温州、樂清、海門、臨海等處，運輸纔稍爲便利。水路交通，縣城以上有大溪及小溪橫貫境內，全年都可以通行舟楫；縣城以下，自温州沿甌江逆流而上至安溪一段，可通吃水五尺之小汽船；自安溪至港頭，港頭至本縣縣城，均可通行篷船；又自港頭沿四都江向上至二都山口——青田石的集散地——及四都三溪口——磁鉄沙及木炭產地——均可通行竹筏；水滿時，篷船亦可達到油竹及山口。

郵電方面，郵局、電燈局、電話局及電報局，近年均次第設立，城內設有總郵局，各鄉鎮則分設信櫃約有二十餘處，信件普通隔日由郵差送交所在地的信櫃，由收信人自往領取，最近曾有每日遞送的建議，想不久當

可實現。

### (五)民情及教育

青田的民情，向來以樸毅見稱。據本縣縣志所載：

「俗尚簡樸，衣用大布，食飲不貴異物，貧富不相耀。」

「食祿素封之家，不買女奴；卽有養女，善遣嫁之如己出，從無錮婢之習。」

「人尚氣節，雖凍餒瀕溝壑，予以重利，令爲肩輿執蓋之役，決不屑從；性剛勁喜鬥，無諂諛態。」

「婦女安荆布，無長裙高髻，勤紡績，游冶之出罕焉。」

可惜這種優良的風尚，近年來也漸爲歐風美雨所動搖了。本縣的住民，大多數都是過着農耕的生活，自奉非常粗糲，富冒險進取性，往往隻身遠涉重洋經商，民元以來，服務於軍警界者亦不乏其人。

教育：往昔多抱耕讀的主義，縣志謂「子弟七歲就小學，貧士帶經而鋤，里巷市廛所過，輒聞讀書聲。」近十數年來，因農村經濟的崩壞，謀生不易，學齡兒童非但無力入學，就是半耕半讀，也難以辦到，所以文盲日在增加，估計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縣教育經費每年僅萬元左右，鄉村小學教師的年薪，多的不過百餘元，少的僅二三十元，以這樣報酬微薄的教師，餓着肚皮，來教授兒童，所得的效果，也就可想見了。去年雖是設了幾所短期小學，但報酬過低，仍難以找到適當的師資人才，加以吾國的文字難于學習，決非幾個月的訓練就能學會了的——如記賬等等。在這種情形下我認為不必再設短期小學，只要將這筆經費，用作補助各都辦理較完善的小學，而于該小學內添設一期限較長的平民識字班，這樣于人事兩方面，都較便利而易於收效，不然僅是求量的增加，而忽略質的改進，充其量亦不過浪費國帑徒市虛名罷了。

以上所說的，不過就個人所見聞的拉雜寫來，自然免不了有許多舛訛，敬希 閱者不吝賜教！

二六、二、十八、

校記：本篇第九、一〇兩頁之交「本縣貿易總額每年約爲五一一九五〇元。進口貨總值約爲二八八二〇〇元，……每年入超達六五二〇五〇元；」數字有誤，合亟更正如次：「本縣貿易總額每年約爲五三八六九五〇元，進口貨約爲三一五七〇〇〇元，……每年入超達九二七〇五〇元；」又第十二頁進口貨值總計「二八八七〇〇〇元」並應該爲「三一五七〇〇〇元」。

## 嘉興小誌

方定一

吾浙位處東南海濱，以錢塘江爲界，分爲浙東與浙西二大區。浙東多山，浙西則爲大平原而屬於太湖流域。卽此地理上之限制，兩浙風物遂以迥殊。本文雖僅舉嘉興一隅，實足爲浙西諸縣之代表。緣清劃浙西三府，曰杭、嘉、湖，嘉興實處杭湖之間，足以控制一切，今府治雖廢，其關係固未改也。

本文在寒假期中倉促草成，未暇博稽羣籍，姑就見聞所及，如歷史、地理、名勝、物產等，略述一二，自知不免舛訛，尙望閱者有以教正之！

### 歷史

本縣當春秋之季，介乎吳越二國之間。二國交兵處，卽在今縣城南之廢城；當時名曰構李，屬吳，亦曰長水，又曰由拳。漢初與吳縣同屬會



稽，東漢始設嘉興郡，至南宋改名嘉禾。元始置府，明清因之；所屬七縣；即嘉興、秀水、平湖、嘉善、海鹽、桐鄉、崇德（清代稱石門）是也。民國以來，廢府治，乃以秀水縣併入嘉興。

### 地理

本縣在錢塘江以北，黃海東岸。南距杭州九十里，北距上海九十里，西北與江蘇吳江交界，距蘇州六十餘公里，東鄰平湖，距乍浦四十公里。全境為拔海十公尺以下之沖積平原，無丘陵，面積甚小，人口約五十萬。地勢因西北瀕太湖之故，視東南為低。土地肥沃，湖汊縱橫，水利為全國冠。尤以沿湖一帶，人烟稠密，鷄犬相聞，尤為東南富庶之區。以言交通則四通而入達，向南有大運河、杭善汽車道、滬杭甬鐵道以達杭州甯波，向北有黃浦江、嘉滬汽車道、滬杭鐵道以達上海，向西有運河汽車道達吳興，西北則有大運河、蘇嘉鐵道、蘇嘉汽車道以達蘇州，向東有嘉平

汽車道以達乍浦。此外尚有舊日用以通各鄉縣之運河不少，一旦有事，卽爲軍事上所必爭之地云。

### 名勝

本縣爲數千年之古城，勝蹟蓋不勝枚舉，顧或已就湮滅，不能詳考。茲擇其尤勝而較可知者，略述如次：

(一)茶禪野渡：茶禪寺在西門外二里許，臨大運河。爲六朝古刹之一，寺前二塔並立，塔影凌波，遠帆歷歷，亦勝景也。惜以倭寇及洪楊之亂，再毀於火，今已非復舊觀矣。

(二)南湖泛舟：湖傍南城，廣可數十畝，四周多古柳，中有二島，其大者曰釣鰲磯。烟雨樓築於磯上，登樓四望，心曠神怡。全湖遍植菱荷之屬。夏日則游人甚衆，笙歌澈夜，燈火輝煌。操舟者多二八佳人，卽馳名遐邇之南湖船娘也。船孃除蕩舟外，兼能清歌侑酒，爲游客娛。

(三) 杉青古關：關在大運河之北岸，出城北里許即達，大運河者，自津沽迄杭州，此地遂爲歷來送往迎來之所，關上有亭一，曰落帆，北來之舟，經此落帆小泊，故名，歷史名劇所傳朱買臣馬前潑水，此其遺址也。

(四) 東塔朝暎：東塔爲城中最古之塔，在角里街附近之古塔寺中。塔共七級，今已朽敗。塔後爲漢朱買臣墓，其旁爲其妻羞婦墓。相傳朱買臣少貧，其妻求去，及爲會稽太守，道經故里，其妻迎之於杉青關，欲求復合，買臣潑水馬前，以示不能復收，婦慚憤死，買臣乃葬之於其故宅，並捨宅爲寺，爲之建塔云。

(五) 長虹臥波：長虹橋在城北三十里，橫跨大運河之二岸，長約數十丈，拱洞共三，各高五丈許，累大石築成，亦爲古代大工程之一。橋頂巨石方二三丈，重可數十萬斤，不知當日以何術致此？橋巍然而聳，十里外已可見，莊嚴秀麗，兼而有之。

## 物產

(一)工業以綢緞，布，紙爲大宗。綢布在昔農家競織，幾於家擁一機，而集中於城北一帶。民國後機器業興，取而代之，如緯成公司，嘉禾布廠等皆擁資鉅萬，傭工數千，規模殊大，年來絲價慘跌，每廠開工乃不及一半，即繅絲廠亦然，先後停閉者多，蓋已漸形衰落矣。

新興工業唯民豐紙廠。最初祇能造馬糞紙，年來始續有香烟紙之製，但成績並不見佳，僅足以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部份之採用而已。

(二)農業：以米爲大宗，每年除自給外，約可外輸四十五萬石。田一年而二熟，五六月始播百穀，九月而穫，則更種菜、豆、麥等雜糧，雜糧須次年蠶月始有收。育蠶自四月下旬至六月，平均每家公司可產生絲三十斤左右，全縣計之可二百萬斤，大半運銷外洋。

次之爲畜牧，有豬、牛、羊、鷄、鴨等，農民以爲副業。平均每家約

有猪三頭，羊二頭，鷄十餘頭，鴨十頭，牛則每十家有一頭，全縣總數，估計約略如下表：

牛	一〇、〇〇〇頭
猪	三〇〇、〇〇〇頭
羊	二〇〇、〇〇〇頭
鴨	一、〇〇〇、〇〇〇頭
鷄	一、五〇〇、〇〇〇頭

所以畜養之目的不一，牛有力以耕田，猪羊有糞便以供肥料，鷄則以肉用者多，鴨則專以產卵，每頭每年可得二百枚。

他如魚類果類：魚類以生產方法不同，分爲網魚及池魚二種。漁舟十數爲一幫，入湖四面圍捕者，爲網魚；有不用網而用捕魚鳥者，鳥名鷺鷥，深睛銳嘴，毛純黑，能潛入水底，以豆腐或小魚飼之，劣者僅能捕半尺

許之小魚，吞入口中，漁夫自其食管中攫而出之，佳者則能合捕一二十斤之大魚，先於水中矐其二目，而後合力昇之以上浮。就湖中築堤，環成一池，以畜以飼者爲池魚；池魚經歲始售，形大而肥，價亦較高。蝦、蟹、蚌等出產亦夥，皆運銷於上海。果類有桃、李、梅、菱、蓮等，尤以李、菱爲馳名。李曰樛李，春秋時以名地，爲世界最古之李種；形較常李略大而扁平，熟後皮紫紅而肉淡黃，略帶酒香，食時不須去皮，但稍一破孔，吸之立盡，味美而甘。無如數千年屢經接枝，生活力已大減，頗不易植；今所存之佳種，僅城南淨相寺中十數樹，而種植亦不得法，每樹年僅產二三十枚，邑人士且多有未及一快朵頤者，此誠園藝界之責也。南湖之菱亦名產；實則南湖游覽之區，菱產有限，大部乃產於城北諸湖中。菱體甚大，而無角，味殊鮮美，然不能經久，越宿卽變；年產可數百萬斤，廣銷各地。

中央大學浙江同學會會刊

其他農產物略與各地相似，因不詳述。

## 鄉賢宗忠簡公傳略

成文美

余曩讀宋史，至鄉先賢宗公傳，見其盡忠報國至死不懈之精神，宋代一綫之運脈，賴以維繫，未嘗不瓣香以拜，特蘊結焉而莫能宣。茲我浙同學會發行會刊，操編柄者索稿于余，爰不揣譾陋，節其本傳以爲之略。凡我邦人，苟能由此而啓其愛鄉愛國之觀念，則此文之作，豈僅襲史傳充篇幅而已，其於民族情緒之激發，殆非無助也。

公諱澤，字汝霖，宋婺州義烏人也，自幼豪爽有大志。欽宗朝，金人來寇，康王開大元帥府，澤爲之副，引兵入援，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因勸王檄各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詎三人咸以宗澤性狂，莫之或應，澤遂以孤軍獨進衛州，併力鏖戰，卒大破敵，其勇敢爲何如耶？轉戰而東，敵



益生兵至，部將王孝忠被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以是士卒皆死戰，殺敵數千，金人退却數十里外。澤計敵衆十倍於我，勢必復來，暮徙其軍，金人至，得空營，大驚，自是不敢復出戰，其軍機神妙蓋有大過人者。

次年，徽欽二帝被虜，澤欲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嗣康王卽位於南京，爲高宗皇帝；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上欲留之，爲黃潛善等所沮，僅得外除，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略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此疏何等雄偉！高宗雖不能用，猶壯其言，改知青州。會開封尹缺，用李綱奏以澤徙知，遂爲東京留守。時京城樓壘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有巨寇王善、楊進者，聚衆各數十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繼乃慰撫軍民，修理樓壘，爲恢復之計，於京城四壁，各駐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嚴爲守禦；守禦旣固，累表請高宗返京復任。噫，可謂謀深意遠矣！

是年（高宗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將兀朮謀攻汴京，澤聞之，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金人乃夜斷河渠遁去。二年乃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

，金入方與衍大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坐鎮從容，笑語自若，倘非胸有成竹，安在「勇者不懼」？

澤明識過人，岳飛微時，嘗犯法將刑，澤一見，驚為將材，適金人來犯汜水，遂以五百騎授之，使立功贖罪，飛果大敗金人，升為統制，由是知名。其知人善任，不亦高出常人萬萬耶？

汴京北憑大河，天險之地也，一旦失守，中原盡去；當時宋室之得以偏安，不至淪胥以亡者，澤留守之功為多，北人尊而憚之，呼為宗爺爺。澤請上還都，前後凡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猶拳拳以殲敵為最；尋自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呼「過河」者三而薨，無一語及家事。

嗟乎！以公之才，苟當日者得膺帝眷，不信讒而聽其所為，宋室復興，可立而待；惜乎始知之而不用；用之而又不克盡其才也。雖然亦已偉矣

## 浙東永嘉學派

徐振達

二千年神州之學，其最盛者有三期：一曰周秦諸子，一曰永嘉諸子，一曰明末四先生，——黃、顧、王、顏。——三期之學，其風相似，蓋皆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要之務爲治而已；永嘉之學，則上繼周秦諸子，下啓明末四先生之學統者也。良以周秦諸子之書，皆言救時之弊，而求郅治之隆；顧炎武日知錄原注，多採葉適語；顏元倡事物之實用，與永嘉學派合；黃宗羲爲浙人，於浙學有淵源；是足徵也。

永嘉處於海中，古稱澤國，與大陸懸絕，自成島嶼；——山海經曰：甌在海中。——自禹奠揚州，會稽以南，橈車未經，故文教亦未及，其民樸陋，號曰島夷；自古無學術也。永嘉學說，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者，曰王開祖；當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等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

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繼以塘奧先生及經行先生，此永嘉學派之先河也。

宋元學案卷六：「丁昌期者，永嘉人也；學者稱爲經行先生。永嘉師道之立，始於儒志先生王氏，——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爲儒志先生。——繼之者爲塘奧先生林氏，安定古靈之再傳也；——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學者稱塘奧先生。——而先生參之。其家世以篤行稱，至先生尤明經術。」

宋元豐間，九先生起於其鄉。考所謂九先生者，曰周行己，許景衡，劉汝節，劉安上，戴述，趙宵，張輝，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太學九先生；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溯其師法，皆導源於伊洛，得其傳以歸教授於鄉里；而周浮沚，沈彬老嘗從藍田呂氏遊，又橫渠之再傳也。其學類通經術，取可施於世用；而周許二先生，爲永嘉學派之大宗也。

九先生歿後，鄭伯熊、薛季宣繼其學。伯熊之學，出於周行己，篤信

固守，明見天理，斟酌古今要會，而志於用世；季宣之學，出於袁溉，字道潔，汝陰人，少嘗學於河南二程先生。——憤發昭曠，獨究體統，主以禮樂制度，而見之事功；皆卓然自成一家之學。

鄭薛既歿，陳傅良實傳其學；淹貫六經，包括百氏，洞澈天人之奧，而於歷代經制大法，與夫當世制度沿革得失之故，稽驗鈎索，委曲賅洽，其綱領燦然也。傅良而外，葉適晚起，繼永嘉諸子之學，發揚光大，其學無所不窺，才氣卓越，平生雅以自負；其爲文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措施政事之間，可以隆政體，濟時艱，是謂經制之學。

禮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永嘉諸子之書俱在，求其學說淵源，師法傳授，儒志先生當爲斯學之開山祖，啓永嘉一

代問學之風氣者；周行己創於前，鄭伯熊承其後；薛季宣經其始，陳傅良緯其終；至葉水心一洗功利之說，確立永嘉學派之宗旨，與朱陸鼎足而立，可謂集永嘉學說之大成者也。

葉水心之溫州學記曰：「昔周恭叔首聞呂程氏微言，始放新經出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慾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龍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斯葉水心確立永嘉學派之大旨，以勗諸生也。夫內兢省以禦物慾，心性之

學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方也；則今人之心，自可卽於古人之心矣。外彌綸以通世變，經世之學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則古人之治自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知永嘉之學，內外夾持，體用具備。其主於內而爲體者，內心是也。修德原於誠，有復性之道焉。

儒志先生曰：「復者性之宅也，無妄者誠之原也，大畜者道之歸也，頤者德之施也，故君子復足以知性，知性則能立誠，立其誠則能畜德，畜其德則能發育萬物而與天地配矣。」

薛良齋曰：「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得存誠之致焉，

儒志先生曰：「夫誠者微也，誠於心而莫之見也，接於物亦莫之見也。由人服而物化之，然後見焉，及其至也，充夫天地之大。」



又曰：「君子之德，莫不原於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 得治心之本焉；

儒志先生曰：「形容不欺芻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動而不欺愚懦，凝目於鼻，游心於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于室，行則見其立于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

浮趾先生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

葉水心曰：「於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

### 善治心者，必善養其氣，得養氣之功焉。

儒志先生曰：「心動則氣窒，心外慮則氣昏耗。」

劉安上曰：「能制於外者，則能養其中。」

故知養氣必先不動心，蓋養氣必待知言，所謂知致而意誠也；知言養氣而后不動心，所謂意誠而心正也；故君子正其心，順其氣，與天地四時同其動靜，雖天下之物雜至，焉能干我哉。此永嘉諸子對內心之修養，俾臻體之充實，即內兢省以禦物慾，求今人之心可即古人之心者也。

其發於外而爲用者，外心是也。六藝之教，百氏之治，雖博奕小數方技兵書，皆見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焉，其論六藝也：

儒志先生曰：「治天下之道，復則安，變則危，不可不慎也，湯武之於天下，其善復者乎。天下之人，不覩吾所爲者，教其道不謀而成也。不善復而變之者，莫愚於秦，使天下之人，嗥然以議，紛然以動，議而且動，則民去其上。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論易

許景衡曰：「咨爾學者，學古之道；惟古善教，有倫有要。其學維何

？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爲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論學詩

葉水心曰：「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論禮樂

又曰：「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於人臣，尙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則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論書尙有講學大旨一篇，因文長未錄，可參看。

又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

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是戰國妄立名字。」——由此可知論春秋與晉乘、楚檮杌，其實一也，定名分，正褒貶以臻郅治之隆而已。

則永嘉諸子之說經，皆寓治法於經義，可尋繹其政治之蹊徑。若良齋師事袁溉，上自百氏，下自博奕小數方技兵書，無所不通；同甫議論英偉，揣摩天下之形勢，爲縱橫家言，滔滔不絕於口，條理井然，往往中肯綮，無銖黍之謬戾；說齋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官職以至一切掌政，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也。可知永嘉經制之學，有心性之學，有事功之學。心性是體，事功是用；無心性之學，則事功無由卓見，無事功之學，則心性易涉玄虛；二者不可割離也。學以致用，用必待學，經制學說之大旨，庶幾近焉。

論曰：無事功之心性，無用之學也；空言理欲，其學易涉玄虛，歸於寂滅。無心性之事功，無體之學也；專談勢利，其學多溺富貴，足賊天下也。夫體待用成，用待體章，離心性事功爲二，道之裂也。而永嘉諸子倡經制之學，內兢省以禦物慾，求今人之心可卽於古人之心；外彌綸以通世變，求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體用具備，斯亦學之優也。誠可謂學術之獨立者，無怪當時學術之總會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而三也。洎於今日，海禁大開，航轍交錯，文字互通，西歐文化，傳來中土，有志之士，希救時弊，倡言國學爲體，西學爲用，割離體用爲二物，其論不亦迂乎。蓋有國學爲其體，胡爲不能章其用？不究西學之體，其能章著其用耶？以永嘉經制之學權衡之，吾未之聞也。莽莽神州，國勢陵夷，德威難於遐被，學術式微，固有之文化，黯然不章，欲挽狂瀾，冀救時弊，舍永嘉經制之學，其誰與歸！

## 釋國

胡令德

「國」，許書言：「邦也；從口從或。」「國」古本作「或」，「或」從戈，又從「一」；「一」，地也。故邦國之意已盡，而所以重加口者，蓋邦國本義乃人之所守，各守其國，不得無相疑之心，故「或」又生疑惑一義。余以爲邦疑異意而同一「或」，不免相擾，故或加口以表邦，或加心以表疑，此亦文字孳乳相生之理也。

與「國」同義者有「邑」「邦」。「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口」。「邦」，國也；從邑丰聲。「國」从口，「邑」亦從口，「邦」從邑、亦即從口；此所以同義一也。「國」「邑」同聲互訓，「國」「邦」喉唇對訓，詳見家君所著聲統表同義者二也。

今人胡樸安於中國古代氏族制度研究序中，言：『金文「國」有作「國」「國」形者，可見當時疆界尙不如后世之嚴，故口缺作「或」或作「或」。』其言甚謬。蓋欲依胡氏義，金文「國」，口缺作「或」，定自知其疆界之不嚴而作此形；古人何不於「或」字中之口缺作「或」，而於或外作「或」？且古人明六書，必過今人；一也。又若此理爲定規，則古「囚」「囹」字亦應作「囚」「囚」「囚」「囚」諸形，蓋古之牢獄，亦不如今之嚴完；二也。以此理望古人字，則如「左」「右」諸字，古「左」「右」作「左」「右」，「左」「右」作「左」「右」；今則「左」「右」作「左」「右」，「左」「右」作「左」「右」。金文方筆「左」「右」，必古人膀臂羸大於今人，且有異於今人；三也。他不及舉。不知六書，茫於訓詁，而欲解字釋義，亦可慨矣！余意以爲乃筆勢之變，無寓任何意義也。

## 釋羣

胡令德

予近閱袁業裕編述中國古代氏族研究一書，中有道及「羣」者，其文曰：「『羣』爲「君」「羊」之合文；羊之爲羣中最強大優秀之大羊者，卽爲羊羣之君長，立於先頭，其他皆有從屬之性，「羣」字殆卽由於此種意義而制成之字。」此論極誤。「羣」，說文曰：「羣也；從羊君聲。」「羣」本義爲軍發車百兩，其通訓若朋類是。從「羊」者，蓋羊尙爲羣也；犬部曰：「羊爲羣，犬爲獨。」「君」爲聲。然字有聲必有義，聲由義生，而從其聲者，亦必從其義，此爲治小學者必誦之律令。「君」之爲言「羣」也。證之說文本書，如「部」「寤」，曰：「羣居也；從「君」聲。」逸周書諡法篇云：「賞慶刑威曰「尊」，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然則「羣」亦君之義也。又若與「君」同義者，如「林」如「烝」，皆訓「羣」



「；可證。且「君」之訓「羣」，猶「王」之訓「往」；此蓋同聲相訓之理，詳見聲統表。故從「君」聲者，取其「羣」義，非所謂大羊爲君，他羊從之也。此其一誤。假依袁氏義，「羣」應爲羊羣中最強大之君長稱，不應釋爲羣衆義。此其二誤。不明造字之理，而欲以一家之見，猜測造字之由，此實近世治小學者之大病也。

越絕考 上篇初稿

徐益藩

小序

曰若稽古，吾越自夏后氏始封，至春秋之末乃大。句踐事今人多樂道之，而見于左氏內外傳、太史公書者殊略，爰求專籍，越絕其首也。顧書譌不可讀，且不箸撰人，先儒多有論之者，輒集其說以爲之考。

予家禦兒，實於越之北境，據越語本書稱之曰語兒鄉；見記吳越地二傳以越人考越絕

，倘不流於「郢書燕說」之弊歟？

方屬草時，爲上下二篇：上篇曰正名，曰論世，曰釐次，曰述評；下篇曰考文，曰斟字，曰輯佚，曰稽疑。及見小萬卷樓附札記本并輯逸文，自視欿然，遂廢其下篇不復作；猶恐上篇不免疏繆，幸當世博雅進而教之！

### 所據諸錄

梁阮孝緒七錄：「越絕書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以下簡稱阮錄

唐魏徵等隋書經籍志（雜史）：「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隋志

案阮錄已佚，茲據史記孫吳列傳正義引，其類屬不可知。然據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所載目

次：紀傳錄分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僞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

簿錄十二部，以隋志史部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史、舊事、職官、儀注、刑法、

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十三類比觀之，雖部帙互有增損，而因習之跡，灼然可見。唐劉

知幾子玄史通因習篇云：「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

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為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

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阮錄。案國之有僞

，自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句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管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

，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

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以此觀之，當是隋志改稱僞史為霸史，而離國史

為正史、古史、雜史三類，較其卷帙之數，亦復近似；（阮錄鬼神一部，隋志分併于雜傳

地理兩類，他無所易。然則越絕一書，於阮錄僅屬國史部與？

後晉劉昫舊唐書經籍志（雜史）：「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

宋歐陽修永叔新唐書藝文志（雜史）：「子貢越絕書十六卷。」

王堯臣伯庸崇文總目（雜史）：「越絕書十五卷。」

鄭樵漁仲通志藝文略（古雜史）：「越絕書十六卷。」

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拾遺）：「越絕書十五卷。」

陳振孫伯玉直齋書錄解題（雜史）：「越絕書十六卷。」

附隨齋批注（清沈濤西雍銅熨斗齋隨筆：「新安程大昌諡文簡，卜居吳興之安吉，會孫榮

字儀甫，號隨齋，與直齋同時同里，書錄解題間附隨齋批注，即程榮也。」

馬端臨貴與文獻通考經籍考（雜史）：「越絕書十五卷。」

元脫脫等宋史藝文志（霸史）：「越絕書十五卷，或云子貢作。」

明高儒子醇百川書志（雜史）：「越絕書十五卷。」

焦竑弱侯國史經籍志（古雜史）：「越絕書十六卷，袁康撰。」

清朱彝尊曝書齋經義考（擬經）：「袁氏康吳氏平越絕書十五卷。」

兩唐志

崇目

鄭略

趙志

陳錄

會孫榮

字儀甫

號隨齋

與直齋

同時同里

書錄解題

間附隨齋

批注

紀昀曉嵐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記)：「越絕書十五卷。」……四庫提要

又簡明目錄(載記)：「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隋志稱『子貢作』

者，謬也。」……四庫簡目

章宗源逢之隋書經籍志考證：「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今存十五卷。四庫目錄曰：『

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舊稱子貢作誤。」……章考

錢大昭晦之補續漢書藝文志(國史)：「袁康越絕書十五卷，其友吳平同定。」……錢志

侯康君謨補後漢書藝文志(雜史)：「越絕書十五卷，會稽袁康撰，吳平屬定。」……侯志

顧懷三秋碧補後漢書藝文志(雜史霸史)：「越絕書十五卷。」……顧志

姚振宗海槎後漢藝文志(載記)：「越絕書十六卷。」……姚志

又隋書經籍志考證(歷引本事篇、兩唐志、宋志、崇日、趙志、陳錄、四庫提要及簡目

，具見本篇篇首或篇中徵引，茲不贅抄。)……姚考

袁昶爽秋袁氏藝文志：「袁康—漢會稽人—越絕書十六卷，與吳平同撰。」……袁志

今人會樸孟樸補後漢書藝文志并考(記傳志雜史)：「袁康吳平越絕書今存十五卷。」……會志

### 附私家目錄一班

宋尤袤廷之遂初堂書目(雜史)：「越絕書外傳」

明葉威與中葉竹堂書目(經濟)：「越絕書一冊。」

周弘祖古今書刻(浙江嘉興府桐鄉)：「越絕書」

朱睦㮮灌甫萬卷堂書目(雜史)：「越絕書十五卷。」

徐勣惟起徐氏家藏書目(旁史)：「越絕書十五卷。」

祁承燾爾光澹生堂書目(霸史)：「越絕書十六卷四冊，袁康吳君平著，又載古今

逸史。」

陳第季立世善堂書目(稗史野史并雜記)：「越絕書十五卷。」

清錢謙益受之絳雲樓書目(雜史)：「越絕書十六卷。」陳曼雲少章注：「嘉靖間錢唐田

副使叔禾家有翻宋刻本。」

錢會遵王述古堂書目(雜史)：「越絕書十卷。」

又也是園書目(雜史)：「越絕書十五卷。」

季振宜說今滄葦書目(宋元雜板雜部)：「越絕書十六卷。」

姚際恆立方好古堂書目(雜史)：「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

姚際恆

越絕考

孫從添善堂書目（鈔本）：「舊鈔越絕書十六卷，缺八卷，葉石君校正本。」孫目

范懋柱天一閣書目（載記）：「越絕書十五卷，刊本。嘉定庚辰丁黼序云：「隋經

籍志越絕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為據。予紹熙壬

子游吳中得許氏本，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

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考，擇其通者從之，乃粗可讀，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

。』汪綱、都穆俱有後跋。」范目

張金吾慎旃愛日精廬藏書志（載記）：「越絕書十五卷，明刊本，無名氏跋，尾鈐

虞山印記，或牧翁故物歟？」張志

黃澄量石泉五桂樓書目（載記）：「越絕書」黃目

羅鑰子雍鐵琴銅劍樓書目（載記）：「越絕書十五卷，明刊本，不著撰人。隋唐志

云：「子貢作，」四庫書目云：「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宋紹興、嘉定、

元大德間，皆有刻本，有無名氏跋及丁黼序、汪綱跋，此明時翻刻本也。」羅目

邵懿辰位西四庫簡目標注：「越絕書……明初刊本，漢魏叢書本，古今逸史本，汪

綱刊本，明田汝成刊本佳，丁文伯刊本，四庫著錄吳越春秋、越絕書皆元大德

丙午刊本。」

邵注

莫友芝子儼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載記）。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明初刊本，古

今逸史本，田汝成本。昭文張氏藏，明張佳胤校刊本，丁文伯刊本。

莫目

陸心源剛甫儀顧堂續跋（卷之七）：「明仿宋汪綱本越絕書跋：『越絕書十四卷，

前有嘉靖二十四年田汝成序，後有無名氏跋、丁黼序、汪綱跋、都穆跋，每葉十

八行，每行十六字。黼先得許氏本，後得陳正卿本，嘉定庚辰以秘閣本參校，刊

于夔州。嘉定壬申汪綱得丁文伯本，覆刻于紹興郡齋。正德己巳吉水劉恆字以貞

者知吳縣，以都穆家藏本，重刻于吳，田汝成爲之序；卷十三……缺一葉，卷七

……缺兩葉，皆留空白，常熟瞿氏以爲田汝成刻者，（案瞿目無此語）蓋未細繹

田序、都跋耳。」雙柏堂仿宋丁黼本越絕書跋：「越絕書十四卷，後有無名氏跋

、丁黼跋，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版心有雙柏堂校四字，缺字與趙恆（上

文作「劉」，此作「趙」，誤；辨見後。）仿汪綱本同而無缺葉；蓋趙恆刊出汪綱本

，此則出丁黼刊也。丁黼死節成都，宋史忠義有傳；無名氏跋有惓惓於復仇語，

或亦丁黼所爲歟？是書明刊甚多，此本之外，有趙恆本，有張佳胤本，有吳瑄古

越絕書考



今逸史本，有程榮漢魏叢書本，何鍾漢魏叢書本，（案此處有誤，辨見後。）論

者以田汝成本爲最佳，（參前引邵注）愚謂以此本爲最善耳。」……陸跋

薛福成叔耘天一閣見存書目（載記）：「越絕書十五卷，全；不著撰人名氏。又一部

十六卷，缺；存卷九至十六。」……薛目

今人傳增湘沅叔雙鑑樓善本書目：「越絕書：明張佳胤刊本，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

字；龔定菴跋。明正嘉間刊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明萬歷翻元本

，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傳目

葉德輝煥彬郎園讀書志：「越絕書，明嘉靖卅三年張佳胤仿宋丁黼本：每半葉八行

每行十七字，版心有雙柏堂版四字；前張佳胤序，……後無名氏跋、宋紹興庚辰

東徐丁黼一跋。陸心源儀顧堂續跋以爲此本之外有張佳胤本，當是所跋者失去張

序，以爲別有一本；又板心雙柏堂板字不誤，陸跋以板爲校，殊未細審。明

嘉靖丁未餘姚陳壇刻本：前有自序，後錄無名氏跋、宋紹興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

黼書、嘉定甲申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正德己巳三月甲辰南京兵部主事吳人都穆

記、無年月成都楊威跋，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三字。陸跋有明仿宋汪綱本云：

……(案已見前引，茲不贅抄。)案陸氏此跋，殊未明晰，都穆跋劉刻此書，時在正德己巳，至嘉靖二十四年，相距三十六年之久，何待田汝成爲之序？蓋田序者乃重刻劉本耳。明萬曆丙戌馮念祖刻本；諸家刻本，外傳本事皆在首篇，此則在末十五卷；外傳卽作者自敘，如史漢自敘之例，則此篇宜在於後而不宜于冠前。此本祇載無名氏一跋，汪、丁兩跋均不載，殆別有所據；以理揣之，其原本必宋刻之至佳者。諸家書目，皆未著錄。」

葉志

楊立誠以明四庫目錄(載記)：「越絕書，漢袁康撰，十五卷。明初刊本，漢魏叢書本，吳越全史本，古今逸史本，汪綱刊本，明田汝成刊本，丁文伯刊本，明張佳胤校刊本，四庫著錄爲元大德丙午刊本。小萬卷樓附札記本。」

它如明李廷相夢弼蒲汀家藏書目等，以櫛號編次者，以無裨考證，概從略。

### 所見諸本

明何鍾振御輯漢魏叢書本(別史) 有嘉靖壬子夏六月朔日西蜀張佳胤序：「舊本自宋嘉定間刻於吾蜀夔州，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真，嘗思廣傳。黎陽盧少楨出孟汝再家藏舊本於予，頗爲完善，二子好古博文，雅會斯志，爰校刻焉，交成厥美云。」案何氏舊目

越絕考

九

，原有百種。新安程榮版行，僅梓三十八種，本書未及；武林何允中搜益其半，合七十六種，始有之。清王謨汝上廣之爲八十四種，復各繫以跋。陸跋云：「有程榮漢魏

叢書本，一殊謬，又與何鐘本並舉，疑何鐘當作何允中耳。……以下簡稱漢魏本張序、王跋

吳瑄輯古今逸史本（世家）無序跋。……逸史本

陳繼儒仲醇輯吳越史本 全史有天啓丁卯清和月仁和何允中文開引。本書有山陰王業恂

王資治全校評。……吳越本何引、王評

葉紹泰來甫纂漢魏別解節本 全書有崇禎戊寅皋月既望自序及凡例。本書選錄荆平王內

傳、計倪內經、請糴內傳、敘外傳記四篇，與黃樹仲霖全評。……別解本葉序例評、黃評

張運奉來倩選漢魏名文乘節本 全書有××壬午選例，楊鶚無山、黃國琦五湖鑒定。本書

選錄荆平王內傳、吳內傳、計倪內經、請糴內傳、外傳策考、外傳范伯、內傳陳成恆、外傳

計倪、外傳計（案記誤）寶劍、外傳枕中、外傳春申君、德序外傳、敘外傳記十三篇，題袁

康補，與吳越春秋、素書同入西漢文。（案本書作者時代，誠不能定，若吳越春秋撰人

趁暉，見後漢書儒林傳，何得爲西漢文？）有李長庚西卿敘而與余允熹延穉彙評，評者

有鍾惺伯敬、陳仁錫明卿、葉紹泰來甫、周玉蓀等。……文乘本張例、李敘、鍾陳葉周余評

清紀昀曉嵐總纂四庫全書本（載記）提要云：「兵部侍郎紀昀藏本；此本與吳越春秋皆

大德丙午紹興路所刊；卷末一跋，諸本所無，惟申明復仇之義，不著姓名，詳其詞意

，或南宋人所題耶？」然文瀾閣本乃無無名氏跋而有張佳胤序。四庫本

錢培名寶之輯小萬卷樓叢書本 據元大德本，用漢魏逸史兩本校，為札記一卷附後，並輯

逸二十有八條，有跋。萬卷本錢校記跋

鄭國勳輯龍溪精舍叢書本 據萬卷本，因與悉同。龍溪本

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本（史部） 借烏程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本景印，有無名氏跋，書錄云：

「明刻越絕書，陸心源咸稱雙柏堂本，此本行款及卷中墨釘與之悉同。」四部本

今人陸費逵伯鴻總勘四部備要本（古史） 據明刻本（案即漢魏本），無序跋。備要本

### 附歷代版本一覽

宋秘閣本。

許氏吳中本。

陳正卿餘杭本。（以上並據丁序，參前引范目。）

嘉定十三年庚辰丁黼文伯夔州刊本，有序。（據范目、瞿目、邵注、莫目、陸跋、葉志

越絕考

、楊略及漢魏本張序。序參前引范目，有紹熙壬子、嘉定壬申乙亥等語，其爲嘉定庚辰無疑；葉志乃作紹興庚辰，想是明刻翻誤，故瞿目亦云「紹興間有刻本」也。又據

宋史忠義傳：黼以嘉熙三年死節，上距紹興庚辰，且八十歲，其誤更不待辯。

嘉定十七年甲申汪綱仲舉紹興覆丁刊本，有跋。（據同上。漢魏本張序所云「再刻會稽」，當卽此本。陸跋乃作壬申，則爲嘉定五年，時丁文伯本未有，安從而覆刻之？此亦涉上紹興庚辰而誤。）

元大德十年丙午紹興路刊本，有無名氏跋。（據四庫提要、瞿目、邵注。提要云：「或南宋人所題，」陸跋云：「或亦丁黼所爲。」萬卷本自此出。）

明初刊本。（據邵注、莫目、楊略。）

正德四年己巳劉恆以貞吳中仿汪刊本，有都穆跋，又有以上諸序跋；缺葉二。（據范目、瞿目、陸跋、葉志。陸跋又作趙恆，案趙恆字志貞，晉江人，嘉靖進士，教授袁州，屢擢姚安知府；與劉恆籍貫官階並異，當非一人。）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田汝成叔禾錢唐覆劉刊本，有序，又有以上諸序跋；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據錢目陳注、張志、邵注、莫目、陸跋、葉志、楊略。莫目云：「佳。」

陸跋誤以為卽劉刊本。序見文集卷一，有云：「太原孔子，督學兩浙，得是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爲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而歸之。」則此本似爲孔刊，顧無可考。

又二十六年丁未陳壇山甫餘姚刊本，有序及楊威跋，又有以上諸序跋；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據葉志。）

又三十三年甲寅張佳胤甫雙柏堂仿丁刊本，有序，又有無名氏、丁黼二跋；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據莫目、陸跋、傅目、葉志、楊略。序見漢魏本、四庫本，陸跋以未見序文，歧張刊與雙柏堂爲二，誤。陸氏十萬卷樓藏本今歸日本靜嘉堂文庫；傅氏雙鑑樓藏本，清龔自珍定菴有跋，跋文未見。）

正嘉間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據傅目。）

萬歷十四年丙戌馮念祖與吳越春秋合刻本，僅無名氏一跋。（據葉志。）

又翻元本，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據傅目。劉氏嘉業堂藏，爲涵芬本所自出者同。）

它如周刻所云「桐鄉刊本」，季目所云：「宋元雜板」，以不審年月，姑從闕。又如明鍾惺伯敬評秘書十八種本，陳仁錫明卿越絕書奇賞權誦秘書本，日本尊經閣文庫有藏，皆未

及見；而所見文乘本，有鍾陳兩家評語，豈其一斑？

所引諸籍

- 唐司馬貞子正史記索隱（孫吳列傳）……………以下簡稱司馬索隱
- 宋黃震東發黃氏日抄（卷五十二）……………黃抄
- 明楊慎用修升庵文集（卷十）跋越絕 越絕當作越紐跋……………楊跋
- 又丹鉛餘錄（卷三越絕越紐條 又見丹鉛總錄卷十三訂訛類）……………楊錄
- 又丹鉛雜錄（卷九漢人好作隱語條 又見升庵文集卷四十六）……………
- 胡侍奉之眞珠船（卷三越絕書條）……………胡船
- 田汝成叔禾田叔禾小集（卷一）越絕書序……………大田序
- 田藝衡子藝田子藝集（卷二）越絕書序……………小田序
- 又留青日札（香字外集卷十七越絕書人姓名考）……………田札
- 胡應麟元瑞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四藝林學山六 卷三十二四部正譌下）……………胡叢
- 焦竑弱侯焦氏筆乘（續集卷四越絕書條）……………焦乘
- 清毛奇齡初晴西河合集（蕭山縣志刊誤卷一）……………毛集

姚際恆首源古今僞書考

王鉞任菴讀書叢殘（卷之上）讀越絕書

浦起龍二田史通通釋（因習篇）

盧文弨召弓抱經堂文集（卷九）題越絕後

翁方綱正三經義考補正（擬經類）

洪頤煊筠軒讀書叢錄（卷四伍子胥條）

俞樾蔭甫曲園雜纂（第十九）讀越絕書

姚考

王讀

浦釋

盧後

翁補

洪錄

俞讀

### 正名第一

書以越絕二字為名，初不稱書。若記，即篇目卷第已可覩，而本事篇言之尤昭昭。顧以予所見諸刻，惟漢魏逸史兩本題越絕為不誤，而序目間猶有稱越絕書者。因而考之，則梁世阮錄已然，後此諸家志錄，並沿其誤，習非成是，抑有由也。隋志稱越絕記亦非，而其敘雜史也則正作越絕，與史通



因習篇同。以上參篇首所據諸錄及述評第四引隋志雜史篇敘。

越絕之義，本事篇敘兩篇亦具言之；大氏「越」者爲國之氏，而「絕」之爲「絕」，厥有數說：一則曰「謂句踐時」，「再則曰「句踐絕惡反之於善」，三則曰「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四則曰「賢者所述，不可斷絕」，五則曰「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陳錄參後引，上「絕」字作「越」，而馬考、朱考輾轉引之，則又作「絕」，諸家多有據陳錄校正之者，如陳錄不誤，則「越」字亦復有他訓。）

本書本事篇：「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越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於是句踐抑強扶弱，絕惡反之於善，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以上陳錄隨齋批注節鈔。案德序篇亦云：「……是時越行伯道，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

〔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案下文又云：「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又篇殺篇：「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宋之黃氏震、陳氏振孫、明之楊氏慎、胡氏應麟、暨近儒俞先生樾，並以爲終不可解。

黃抄：「越絕之義，取句踐功成能絕人之惡，於理既無當矣。」

陳錄：「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越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雖則云然，而終未可曉也。」

楊跋：「……而越絕二字，尤非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內能約己，外能絕人，故曰越絕。』又曰：『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案彼此二字互誤，參前引原文。）故曰越絕。』二說似夢魘譫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而已。」

胡叢四部正譌：「……第書稱越絕，昔人以終不可解；余案前代書名，往往有鄙拙可笑者，

……總之不可法也。」

俞讀：「外傳本事篇：『問曰……謂句踐時也。』」機謹按：此說「絕」字之義未明。下文又曰：「絕者絕也，……絕惡反之於善。」又曰：「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節文並參前引）轉展申釋而愈不明。」

論衡案書篇有「吳君高作越紐錄」之文，楊氏慎因疑「絕」字即「紐」字之譌；（胡氏侍田氏藝衡並同其說，四庫提要因之。）胡氏應麟已糾正之，以爲所解「絕」字雖未暢，而「紐」字文義曲迂，更甚於「絕」。侯志亦以其究無實證，仍分錄之，姚志、曾志並同。

楊跋：「王充論衡按書篇云：『……吳君高作越紐錄，』「絕」即「紐」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傳之例也。絕字曲迂不通，而千年之誤，無人證之！……」

楊錄：「論衡案書篇云：『……君高之越紐錄，』疑越紐即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胡船：「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越絕或越紐之譌也。」

田札：「又王充按書篇云：『……君高之越紐錄，』越紐者即越絕也。蓋「紐」有結束之義

，即「絕」之所謂斷滅也；「紐」有關紐之義，即「絕」之所謂最絕也；豈初名越紐錄而後定爲越絕書邪？」

四庫提要：「王充論衡案書篇曰：『……君高之越紐錄……』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歟？（案鈕當作紐）」

胡叢藝林學山：「越絕書名解，今在篇首，其文字灼然。……即所解「絕」字未暢，不得以爲「紐」字之誤；嗣是隋唐宋藝文志馬鄭諸家書目，並無作「紐」字者，况「紐」字文義曲迂，又甚於「絕」乎？」

侯志雜史類：「吳君高越紐錄，會稽人。康案：見論衡案書篇，論者多疑即越絕書，然究無實證，今仍分錄之。」（姚會二志略同，不具引；會志有考，參論世第二。）

「絕」字之義，著於本書者，既如前述；明田氏汝成嘗約之爲二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而謂前說爲優。清王氏鉞則主後說，並詳篇敘篇文，以爲此書繼春秋獲麟而作，一以痛聖文之絕，一以冀辯士之絕；俞先生樾繼之，且徑以「絕」字爲絕筆獲麟之「絕」焉。

大田序：「……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踐困憊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爲功，得非東裔雄材，曠世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自約，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將伐魯，仲尼恥之，子貢一出而勳四國，遂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二十四年（案當作二百四十二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案彼此二字互誤，與前引楊跋同）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實，則以前說爲優。」

王讀：「其書以越絕爲名，其敘外傳紀則以爲『聖人沒而微言絕』，似此書續獲麟而作者；又曰『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似以爲聖言將絕，儀秦將興，感子貢存魯之事，而謹紀其端，作者之憂危也；故曰越絕，一以痛聖文之絕，一以冀辯士之絕也。」

俞讀：「愚謂此『絕』字卽絕筆獲麟之『絕』。下云：『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唇之與齒，表之與裏，』是以此書爲繼春秋而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年，吳越之事，略而未詳，此書踵而成之，直至句踐之霸而絕，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敘外傳記云：『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與

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又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然則越絕名義，固可見矣。」

（以上三家所引皆本書篇敘篇文，參右引及論世第二引。）

今案：本書既非一時一人所作，參論世第二、釐次第三、及述評第四釋名斯莫衷一是，殆猶詩之三家異說也；篇敘篇有「師不說」之文，其恪承師法之明徵與？

本書篇敘篇：「外傳亦各有差敘，師不說。」

## 論世第二

本書不箸撰人名氏，本事篇謂為「吳越賢者所作，或以為子貢，或以為子胥，」或之一辭，蓋疑而未定也；而德序篇敘兩篇，述暢以分疏之，意者即為師說之各異。參正名第一篇末案語阮錄：「或云伍子胥撰」，宋志：「或云子貢作」，差不失其原意；隋唐志徑以為「子貢作」，大謬。阮錄以下，並參篇首所據諸錄。

越絕考

本書本事篇：「問曰：『越絕論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又：「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與晉、疆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又德序篇：「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瀆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弊，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

弊矣，此之謂也。」

又篇敘篇：「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錢校當衍其一）敗，晉疆，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口指於秦。……」

又：「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誡，……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

蓋書中雜載吳越亡後人名地名，皆非子貢所得知；唐司馬氏貞已知其非。

（明李氏長庚、清浦氏起龍亦云）崇目雖題「子貢撰或曰子胥」，因亦「疑

爲後人竄定」；黃氏震嘗以「自爲矛盾」爲譏矣，趙氏希弁始斷言二說皆

無所據。陳氏振孫乃更進而定爲「戰國後人所作，而漢人又附益之」，以

汔于明，田氏汝成、張氏佳胤、葉氏紹泰，猶同其說。

司馬索隱：「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恐後人所錄。」

李敘：「此書文辭奇奧，可稱高置一位于秦漢之間。或以爲子貢所作，則聖門之徒，差稱伯



術；或以爲子胥所作，則不應張越，又何以多記漢以後事？」

浦釋：「越絕本事云云，按書內有春申、秦皇、漢祖諸人，又有毗陵、無錫、鹽官、太末、丹陽、豫章等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作可知。」

崇目：「子貢撰，或曰子胥，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

黃抄：「謂子貢所作，又疑子胥所作，而所載乃及建武二十八年，何其自爲矛盾耶？」

趙志：「或以爲子貢所作，或疑似子胥所作，皆無所據；故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

陳錄：「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作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

大田序：「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爲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郡縣，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

張序：「越絕名實，羣辯者非一，咸無核焉。書蓋古而未考，按載多吳越事，崇文總目謂端木賜作，尤非。茲書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爲，漢人從而附益，』似也；賜也乎哉？」

葉例：「如越絕書未審作者姓氏，姑從先儒之論，爲漢人所附益，故列於漢。」

而楊氏慎、胡氏侍、田氏壽則據本書篇敘篇屢詞，考知其作者爲後漢人袁康、吳平；千載之祕，一旦而發之，宜其矜爲創獲也！

本書篇敘篇：「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錢校其有二字疑倒）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錢校二字疑衍）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于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子得麟，覽觀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

楊跋：「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即右引篇敘篇文，茲從省錄。）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案當云去而得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于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同著此書，乃

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于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于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又：「越絕一書，或以爲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說也。……王充論衡按書篇云：『會稽吳君高，』豈卽其人乎？……袁康吳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人知之，蓋觀書者鹵莽，閱未數簡，已欠伸思睡，而東之高閣矣。余始發其隱，然卽其書以證其人，以訂其名，非臆說也。博古君子，必印可而樂聞之乎？」

楊錄：「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丞之以天；』乃袁與吳也。論衡案書篇云：『……會稽吳君高，』豈卽其人乎？」

又：「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後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

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爲千載知音乎？」

胡船：「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云：『……』陳氏書錄云：『……』余按越絕篇末敘云：『記陳厥說，略有其人，……』是則草創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崇文總目及書錄解題皆失詳考。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卽吳平之字，越紐或越絕之譌也。」

小田序：「隋志：『越絕記……』崇文總目『……』馬氏通考云：『二十篇書非是』。蓋左傳國語之流，第作者之名不著。曰：『賜見春秋，發憤記吳越，』則明載於外傳之篇；而序曰：『吳越賢者所作，或曰子胥，』又曰：『後人述說。』其曰『句踐以來，至乎夏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將復見於今，』是紀其時也；『百歲一賢，猶爲比肩，』是紀其侶也；『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自于邦賢，』是紀其地也；『德配顏淵，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是紀其行與年也；究而繹之，義斯顯矣。要之，記陳厥說者，袁創於先，而屬文定辭者，吳成於後也。豈斯人之徒，當建武之末，追痛中國之亡，而句踐之祀忽諸，故因越絕以成書邪？」

田札：「余嘗作越絕書序，見文集上二卷，所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去而得衣，非袁乎？米而覆庚，非康乎？此則姓袁名康也。蓋袁，長衣貌，從衣，曹省聲；毛氏云：『從口；俗從人，非也。』康本古文米康字，從米，庚聲。口承以天，當爲吳；屈原同名，當爲平；此則姓吳名平也。吳，大言也，從矢口；大言，故側口以出聲。類苑云：『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是古文變隸易楷之訛，非從天也。」

焦乘：「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案當云藝文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于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亦自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爲狡獪乃爾。」

自時厥後，李氏長庚、朱氏彝尊、王氏謨、四庫提要暨諸家志錄多從之；  
家志錄參篇 雖考訂家如明之胡氏應麟、清之姚氏際恆，亦無異說。  
首所據諸錄 李紱：「或又據其中所云：『以去爲姓，得衣後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

朱考及諸

承之以天，屈原同名，意相應也；」則似撰人有袁康吳平者。然銳意稽古，其可知者知之，其不必知者不知也，斯開卷有益者矣。」

王跋：「右越絕書十五卷，……經義考據田胡二家之說，斷爲袁康吳平所撰；正以敘外傳記篇云：「……」謂以隱語離合姓名，推而得之耳。要之，作者大意，已具卷首本事，今可不論也。」

四庫提要：「書末敘外傳記以度詞隱其姓名，……然則此書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也。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原注：按童疑作章。）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鈕錄（鈕當作紐，下同，）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卽平字，所謂越鈕錄殆卽此書款？楊慎丹鉛錄、胡侍珍珠船、（珍當作真，珍珠船別是一書，明陳繼儒著。）田藝蘅留青日札皆有是說，核其文義，一一脗合；隋唐志皆云子貢作，非其實矣。」

胡叢四部正譌：「越絕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用脩據後序「以去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案魏伯陽參同契後序「鄒國鄙夫」等句，亦寓「會

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屈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末感爲此體，用脩之論，或不誣也。」

姚考：「越絕書，隋志始有，稱子貢撰，或曰子胥，並妄也。據篇末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乃隱爲袁康字也；又曰：『文屢辭定，自于邦賢，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隱爲吳平字；康與吳平共著此書也。楊用修曰：『此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如黃絹碑，如孔融……隱其姓名于離合詩，如魏伯陽……隱其姓名于參同契，』此言良然。」

楊胡二氏又疑本書卽論衡案書篇所云吳君高之越紐錄，因以君高爲吳平之字，（四庫提要因之）並參前引田札、曾志繼爲之考：一以爲案書篇又以吳君高與袁太伯文術並舉，太伯或文術當卽袁康；一以爲書虛篇（亦論衡篇名）別引吳君高說，乃見本書越地傳；諸本皆作記地傳，「越」字據錢校補。二說皆有佐證，較可信。

田札：「又王充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臨淮郡，漢武帝置

，今徐州；會稽，秦郡，漢爲吳國，今蘇州。以「康」爲秦也，則當字曰太伯；以「康」爲衛也，則當字曰文術；蓋兩人邪？或兩人而一字也？高平曰「原」，故屈子名平而字原，今平之字曰君高，宜也；况漢之高平縣屬臨淮，亦一證也。」

會志并考：「吳君高越紐錄，卷數佚。……案書虛篇引「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

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稱吳君高說。「藩謹案：是說也，見史記夏本紀贊；裴駰集解引越傳云云，與本書越地傳大同小異。」

茲無論文術君高輩之果爲康平與否，二子者要當爲西漢末東漢初人，何以言之？本書吳地傳既有「建武二十八年」之文，庾詞上文亦云「更始之元」，曰更始，曰建武，自是漢室中興之際。楊胡二氏不察，乃以東漢之末，感爲隱語，強相比附，可謂通人之蔽；並參前引胡氏應麟糾之，以爲二子皆不必同邑同時，康述之於東漢之初而平定之於東漢之季，亦非。惟田氏藝衛爲不誤；參前引四庫提要與盧氏文昭所見並略同。

胡叢藝林學山：「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全不類其時；蓋袁康者



先述此書於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爲之屬文定辭於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爲比」也。其云：「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爲亂兵戕於越地，因而葬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也。（所引皆篇敘爲慶詞，參前引。）藩謹案：前引田札以康爲太伯或文術，臨淮人；平爲君高，會稽人；與此說亦恰合。

四庫提要：「……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吳地傳稱『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人也。」

盧後，「此書爲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屬其邑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即越絕，君高即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康行事無所攷，然由此書以想其爲人，蓋其生適當雲集龍門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卒不爲人用，故無以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種、蠡之事，會萃增益之，以發揮己意云爾。」

胡氏應麟又謂「舊說子貢作者絕不經，至託之子胥，則子胥之書，見於漢

志雜家兵家者各一，本書於子胥始末特詳，篇敘一篇復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暢子胥以喻來今』，袁吳二子殆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之，易名為越絕耳。清洪氏頤煊從而證之，以為『越絕原本八篇，參釐次第三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錢氏培名亦曰：『越絕舊有其書，袁吳止為之論說，疑外傳諸篇，是其所作；』三說若合符節，而陳氏振孫之見，乃亘古而不祧。陳錄參前引

胡叢藝林學山：「……以上俱本書跋語。（案即前引篇敘篇文）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詳越絕一書，於子胥始末特詳，且稱贊其賢者不容口；而子胥之列雜家者，本書竟不復傳。觀此跋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暢子胥以喻來今』，豈東漢越中文士，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以句踐、種、蠡行事，會為一編，易名越絕乎？不然，此書所載吳越事相半，何得獨云『述暢子胥』？且首言『子胥之述吳越』又何也？用修但（疑脫一據字。）『以去為姓』等語，而得袁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至子胥撰述之餘，明記

始末而不復詳營；亦得其一而不得其二者與？（原注：余著九流緒論，以越絕本於子胥，是時尚未參此跋也。藩謹案：今本九流緒論無此條，而上文之前一節有云：『東漢末人與著書者相去不遠，蓋其書東漢人本伍子胥而潤色之者也』，不知是否？）此書以爲子胥作者絕不經，又一無左驗，第據亂齊存魯一章爾；用修以爲妄說是也。詳味此跋，『子胥之迹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洎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敘之，以傳於世，意旨甚明。」（原注：漢藝文志兵家亦有子胥。）

洪錄：「雜家伍子胥八篇；兵技巧家伍子胥十篇，圖二卷。顧煊案：武帝紀臣瓚曰：『伍子胥有戈船，』又曰：『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此當在兵技巧家十篇中。史記正義引七錄云：『越絕書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藝文志無越絕，疑卽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後人并爲一，故文選七命李善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一條，太平御覽卷三百一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一條，引伍子胥書皆以越絕冠之。今本越絕無水戰法，又篇次錯亂；以末篇證之，越絕本八篇，……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

錢跋：「然篇敘篇於子貢子胥，已不能定，其云：『記陳厥說，略有其人，』又曰：『文屬

辭定，自于邦賢，則袁吳止爲之論說，疑外傳諸篇，是其所作，非即原著越絕之人。本事篇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陳振孫曰：「蓋戰國人所爲而漢人附益之；」斯得其實矣。」

今案：陳、胡、洪、錢諸說皆是也。本事篇不云乎？「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田氏藝衡亦云：「斯人之徒，因越絕以成書；」並參前引又凡書中「邦」「恆」諸字，不避漢諱，（例多不備舉）而計倪、陳恆、枕中等篇，頗爲龍門史記所採；皆足爲之左證焉。

張序：「獨陳成子篇愚問列國，操縱成敗，固遊士譚也。據春秋哀公使賜正（疑至誤）吳，尋盟以尊魯，斯後人襲事聘辭，且將嫁于善言，徵信焉；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霸術恥稱聖門。」

王跋：「書中多陰謀秘計，而其精奧又在計倪內經、外傳枕中二篇；太史公貨殖傳略采其說，所謂計然者即計倪，范蠡之師也。」

### 釐次第三

原書凡十六卷，（據阮錄及隋唐志）二十五篇；（據崇目）北宋時尙存十五卷，二十篇。（據崇目及宋志。錢、侯、顧三志作十五卷殊非，北宋以前原有十六卷本，補志後漢藝文者，要不當昧於厥初；姚袁二志作十六卷，會志作今存十五卷，爲得斯旨。）迨趙志詳舉篇目卷第，則已與今本悉同，乃欲別出本事一篇，以符十六卷之舊；（漢魏逸史兩本並如其說，移冠卷首，然仍是十五卷。惟鄭略、陳錄、焦志並作十六卷，以上崇目趙志外，並參篇首所據諸錄。明清之際藏家，如祁、錢、季諸目亦然，當有所據。遵王兩目乃一作十卷，一作十五卷；案遵王之書，多得自牧翁而散于泰興季氏，錢季二目既並作十六卷，此云十卷及十五卷，恐誤。又清季孫薛二目，亦有十六卷本；陸跋明本二，則並云十四卷；惜皆未見，不知其同異云何。諸目可參篇首私家目錄一斑。）抑知卷數符矣，篇數仍止十九，蓋較北宋時又佚其一。嗣是守茲殘蠹以迄

於今，而四庫簡目乃襲崇目之說曰：「今佚五篇」，殊屬失考。

崇目：「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趙志：「隋經籍志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希弁考其所以：第一卷荆平王內傳，第二卷外傳記吳地，第三卷吳內傳，第四卷計倪內經，第五卷請羅內傳，第六卷外傳策攷，第七卷外傳記范伯、內傳陳成恆，第八卷外傳記地傳，第九卷外傳計倪，第十卷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一卷外傳記寶劍，第十二卷內經九術、外傳記軍氣，第十三卷外傳枕中，第十四卷外傳春申君、德序外傳，第十五卷篇敘外傳，此十五卷也。然第一卷中有所謂越絕外傳本事一篇，此其爲十六卷歟？」

四庫提要：「按崇文總目稱：『越絕書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是此書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

又簡目：「原本二十五篇，今佚五篇。」

本書體例，或經或傳，或內或外，本事篇既釋之矣。崇目「舊有內紀八，

外傳十七，「內紀殆合內經、內傳爲言。今本廬存內經二，內傳四，外傳十三，所謂「文題闕舛」者也。

崇目參

右引然於書末德序篇敘兩篇，猶可考見其

原次：首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而終之於陳恆。今本缺太伯、兵法二篇，陳恆篇誤次於九術之前，而其餘五篇之次皆合；又或稱內傳，或稱內經，明與後人附益之外傳不相混雜。王氏諱謂：「所以分內外篇，體例未聞，」蓋未察此！又以荆平王春申君兩篇爲原始要終，亦未知太伯一篇已佚；鄭氏明選毛氏奇齡見他書所引或爲今本所無，（案錢輯逸文，並已收入。）以爲更有古本，並坐此失。盧氏文昭以爲吳地傳首稱太伯，當即是第一篇；洪氏頤煊以爲選注及御覽引有水戰法一篇，今也則亡。

洪錄參論

世第二引

本書本事篇：「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

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

知小藝之復重，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

又德序篇：「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錢校當作人）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口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卻敵之路；觀乎陳恆，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紘，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

又篇敘篇：「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恆，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異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錢校疑當作固）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問曰：（原本提行另起，錢校連并之，並以此二字爲下節錯簡。）請糴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疆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恆也。」



大田序：「越絕書十五卷，凡十九篇；爲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內經，內傳……明爲先秦文字，外傳……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

錢記：「按據此（指右引篇敘篇文言）則越絕原次：一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次陳恆。今本缺太伯、兵法二篇，陳恆篇誤次於九術之前，而其餘五篇之次皆合；又或稱內傳，或稱內經，明與外傳不相混雜，蓋外傳皆後人附益也。德序篇：『故觀乎太伯』數語，（參前引）所列篇次，與此篇同；本事篇亦云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又趙擘作吳越春秋，往往依傍越絕，其以吳太伯傳爲首，蓋亦竊取其義。」

王跋：「書本雜記吳越事，而有荆平王春申君篇，以子胥入吳、破楚、服越爲此書之始，及越滅吳，楚又并越，而春申君封吳爲此書之終也。其所以分內外篇，體例未聞。」

四庫提要：「鄭明選批言引：文選七命注引越絕書……王鑿震選長語引越絕書……云云，謂『今本皆無此語，疑更有全書，惜未之見。』……選注所引，蓋佚篇之文；王鑿所稱，亦他書所引佚篇之文；以爲此本之外，更有全書，則明選誤矣。」（案鄭明選批言原書未獲見。）

毛集：「蕭山縣名，雖始于唐；然山名最古。漢書地理志于餘暨下云：『蕭山，潘水所出；』後漢書郡國志于餘暨下云：『蕭山，西施所出；』則蕭山本舊名，雜見于越絕、水經、三都賦諸書甚多。芋蘿村，……越西施所生地。……考後漢書郡國志于會稽郡餘暨縣下云：『越絕書曰：蕭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絕書者，非今本越絕，此正春秋時人如子貢范蠡輩所作；而其書既亡，散見其語句于他書者，與今本越絕作于東漢袁康吳平者大異。芋蘿山……且蕭山芋蘿，古越絕書即有之。」

盧後：「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今本次第如是。然案本事篇以『越何不第二而卒本吳太伯』為問，其末篇（按即篇敘篇參前引）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權，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為第一。案吳地首稱太伯，當即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豈為後人所貿亂歟？」

今案錢說甚是。吳地既為外傳，盧說以為即太伯篇，疑未為允；洪說所引水戰法，或即是兵法篇，則未可知。要之，此兩篇當是所佚六篇之二，其

四則為外傳。外傳雖非一人所作，（據本事篇參前）而亦各有差敘；（據

篇敘篇參正名）茲以意次之，先吳後越；（本事篇以「越何不弟一而卒

本吳太伯」為問，參前引錄曰：「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

也」；竊取其義。）則當首吳地，次越地，次策考，次占夢，次范伯，次

計倪，次寶劍，次軍氣，次枕中，次春申，（佚篇蓋闕）而以本事、德序、

篇敘為之殿。據葉志：明萬曆馮刻本，外傳本事正在末十五篇，（參篇首私家目錄一斑）

篇從而疏之，並敘其原本之次，篇敘篇復隱漢人增益之者袁吳二子之姓名，具如

正名第一、論世第二所引；是知本事篇宜在于後，猶當先於德序篇敘兩篇耳。爰將元明

諸本篇目，比勘于后，輒附以案語云。

元大德本

越絕書目錄

第一卷

越絕外傳本事

明漢魏本

越絕目錄

卷一

外傳本事

逸史本

越絕書目錄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案語

漢魏本無「書」字是。

又篇名上無「越絕」二字

亦可從，至卷第篇第皆

- 越絕荆平王內傳
- 第二卷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 第三卷 越絕吳內傳
- 第四卷 越絕計倪內經
- 第五卷 越絕請糧內傳
- 第六卷 越絕外傳紀策考
- 第七卷 越絕外傳記范伯
- 越絕內傳陳成恆
- 第八卷 越絕外傳記地傳
- 第九卷

越絕考

荆平王內傳  
(中略放此)

卷一  
(下略放此)

非其舊，茲存而不論。

趙志無下「傳」字是。

錢校吳下補「人」字是。

趙志無「紀」字。

趙志無下「傳」字，錢校地上補「越」字，並是。

越絕外傳計倪

第十卷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

第十一卷

越絕外傳記寶劍

第十二卷

越絕內經九術

第十三卷

越絕外傳枕中

第十四卷

越絕外傳春申君

第十五卷

越絕篇敘外傳記

越絕書目錄終

敘外傳記

越絕目錄終

此下趙志有「外傳記軍氣」；錢校亦補。

此下趙志有「德序外傳」；錢校亦補，未贅一「記」字，不必有。趙志無「記」字是；漢魏本無「篇」字非，諸家引本篇者多沿其誤。

#### 述評第四

本事篇：「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隋志以其非史策之正，儕於雜史，清以前諸家志錄大氏因之，雖錢、侯、顧、曾諸志猶然。宋志以入霸史類，錢志改稱國史，則以其爲方隅偏紀也。（史通因習篇謂爲「偽書」，亦猶此意；近人餘姚黃雲眉撰古今僞書考補證誤以爲真僞之僞。）獨朱考以之入擬經類，豈以其本事篇敘兩篇自以爲繼春秋而作邪？翁氏方綱補正，卽以爲「非類當刪」。自四庫提要立載記一類，收入本書；後此治目錄者咸折中焉。以上詳參篇首所據諸錄附私家目錄一斑

隋志雜史篇敘：「又有越絕，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翁補：「越絕書以下至吳越春秋傳，凡六種，皆非擬經，當刪。」

四庫提要載記類序：「五馬南浮，中原雲擾，偏方割據，各設史官，其事蹟亦不容泯滅；故

阮孝緒作七錄，偽史立焉，隋志改稱籍史，……曰霸曰僞，皆非其實也。……今採錄

吳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亂遺蹟者，淮東觀漢紀、晉書之例，總題曰載記，於義爲允。

今觀其書，並覈諸家之說以評之曰：其文辨而奇，博而機，藏知周信，重  
讎明勇，雖不與春秋，史、漢相似，要爲左傳、國語之流。參右引隋志雜史篇叔  
及論世第二引小田序

而參以公穀者，誠不失爲良史，惜乎雜以遊士譚及術數家言，致庸猥煩複，  
辭反出國策下。然漢人專門之學，亦有前此子家所未及者，而遺風闕事，  
如舜之有兄，漁父之辭劍，尤足以廣異聞。其視趙氏嘩吳越春秋也，縱  
橫曼衍略相類，而博麗奧衍過之，則以趙書晚出，宋黃氏震以爲本書祖  
襲吳越春秋，非是。遂相依傍，文字之雷同者不論，即其內吳外越之義，  
亦復竊取之矣。參釐次第  
三引錢記

大田序：「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休之徒爲公羊之學者。故知  
是書成非一手，習其所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直埤史氏之闕脫矣。」

張序：「其文辨而奇，博而機，藏知周信，重讎明勇，與國策誦權傾掉者異。」（以上數語，別解文乘兩本，均以爲荆平篇評，而文乘本乃署鍾伯敬。）獨陳成子篇愚問列國，操縱成敗，固游士譚也。」

何引：「昔夫子刪詩，……獨楚、吳、越亡之。……楚則有離騷出而風亦不亡；如吳越

蘆中、采葛之篇，非塗人、楚婦詩乎？故遺風闕事，多載之越絕、吳越春秋，誠良史也。」

王評：「吳地」此吳志耳，後益得范成大、張伯起、藻續風流。」【計倪】「水經注、濫觴。」

又「秘文密算，可方夷吾。」【記地】根本周禮、管子來。」【軍氣】「足補孫子。」【枕

中】「陰符秘語。」【又】「精過靈樞。」【春申】「可入俠女傳。」（餘從略）

葉評：「荆平」其簡處足勝吳越春秋；然彼以見可，此以立體，各有所長，不可偏廢。」

【計倪】「奇峭嚴刻，大似管商二子文。」（文乘本同，乃署鍾伯敬。）【請糴】「此篇亦與

吳越春秋略有同異，其換易字句，可見筆法，存之。」【殺外傳記】「取法於公穀，而斷罪

講功，史官之才識也。」（文乘本同。）

黃評：「請糴」吳越春秋敷詞設喻，以條暢爲度，而越絕字句勁悍，每以少少勝人多多。」

（文乘本同，乃署陳明卿。）



張例：「史也者，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子長孟堅，爲萬世史家冠冕矣。諸如吳越春秋、越絕書、褚先生、荀仲豫之編，雖未必事關經國，體例編年，要亦言善可興，言敗可鑒，纂其辭理之達，堪助文家之瀾。」

鍾評：「荆平（參右引張序）。吳「兼論古事，其文大類公、穀、左、胡。」計倪（參右葉評）。陳恆此傳似爲戰國人所托，史遷粉本，從此點化也。……」

余評：「枕中」論陰陽之理，特爲奇奧，前此子家所未及也。」

王跋：「吳內傳中，雜引堯、舜、禹、湯、文、武、齊桓、晉文事，若欲以吳越事附於帝、王、霸之後者，而又稱引孔子春秋，以自附於作者之列，則夸大之意也；至謂「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知作者蓋傳公羊家學，而託之子貢云。」

四庫提要：「其文縱橫曼衍，與吳越春秋相類；而博麗奧衍則過之；中如計倪內經、軍氣之類，多雜術數家言，皆漢人專門之學，非後來所能依託也。」

盧後：「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自稱」爲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採諸書而成，故往往有異文駁義。……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而實

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且亦多庸猥煩複，蓋其辭又出國策下矣。……其最無理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原注：舜後母下或當有弟字，但有庠之封在有天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鄙倍至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

陳錄隨齋批注：「文簡批編尾云：『越絕書譌不可讀，如樂架之有啞鍾；漁父辭劍事，見于此書。』」

黃抄：「其書大抵祖襲吳越春秋，而文則雜而不倫矣。」藩謹案：吳越春秋，後漢趙曄少君作，范書儒林列傳本傳：「曄詣杜撫受韓詩，撫卒乃歸；」又杜撫傳：「撫建初中爲公車令，卒于官；」以其時考之，當後于袁康吳平數十稔也。

至無名氏一跋，略以吳之入郢、棲越，子胥夫差所以報其父之仇；越之滅吳，句踐所以報其身之仇；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故曰：「越絕，復仇之書也。」案是說，宋趙氏希弁嘗發之，明張氏崇禎高氏儒田氏藝齋亦云；張說見朱考，未詳所據；小田序參論世第二引。雖不必爲撰人之旨，抑亦有爲言之。我生不辰，人間何世？羣知以句踐薪膽自勵矣，不更當三復

此書邪？

無名氏跋：「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

……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言也；

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

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覽觀焉。」

趙志：「越絕書，……越復讎之書也。」

朱考：「張崇縉曰：「越絕，復讎之書也。」」

高志：「越絕書，……未考作者，蓋復仇之書也。」

後記：此稿既成，輒就正於諸有道長者，僉以續纂下篇爲最；繫予不

敏，請嘗試之。抑校輯之功，猶資博訪，世有以珍本或逸文相餉者乎

？謹馨香禱祝，日日以幾！歲丁丑維莫之春一飄父

## 詩詞曲錄

胡光煒 小石有盤石集

琅琊山韻蘇集少長二十二人同游

樓西瞰滁山，一髮青百里。招攜夙懷中，裹飯超江涘。機心斥蹇驢，共託  
飄輪駛。壯城收眼前，雙塔更幾祀，林垆邪許接，汗踵輸桃子。迢迢綠陰  
深，惆悵春花美。荒亭缺尊櫺，嗚咽流觴水。石漢污醉名，當道呼不起。  
峯迴移我情，松篁合成海。乾坤餘一碧，何地著悲喜？登頓迷遠方，寒谷  
交柯底。顧笑翁領孫，蠕蠕穿珠螳。莊嚴古道場，泉響得靜理；木根纓絡  
相，妙容石不毀。微憐丹腹勳，樓閣詎彈指！都人慕莽蒼，山士矜羅綺；  
生民持兩端，眞宰安能理？殘陽破茗園，荒忽墮坊市；支頤兀溫夢，秀色  
猶歷几。

廿一夜苦熱泛湖作

一舸投暗去，逃暑如逃秦。溫風炊釜氣，移榜官鼉呻；炎熾天地窄，波底星相暝。不有宵露潤，孰蘇游鼎鱗？舳船載笙歌，飄颻暫成鄰；流響冥漠外，想見歌中人。夜味黑亦好。月出翻污真；柳堤千尺雪，寫此支離身。

夜雨

東風三日雨，供我以寒氈。燒燭汗生簡，窺窻漆抹天。冥冥醜能掃，滴滴夢皆穿。逃世餘長夜，鷄鳴未覺賢。

汀洲

汀洲芳草遠，落日不逢人。雁影在江水，羊裘得暮春。賞心成獨往，叩寂負嘉鄰。誰遣諸塵淨，歸舟月上新。

崔玖饋朱櫻

春去間樓燕不知，紅珠籠贈喜鄰兒；今朝忽憶長安遠，一歲櫻桃乍熟時。

聽歌

四座無聲弦語微，酒痕護夢駐春衣；年年花落聽歌夜，雨歇鐙殘不肯歸。

朱文振秦望山中舊作小令三首

點絳脣

風雨終宵，曉來落葉紛遮路；山頭老樹，再看今年莫。記得春天，也有風和雨；寒更苦，一朝晴去，却是青無數。

鷓鴣天 楓葉

昨日山邊落葉多，亂紅點點去寒柯；相思聞道常須寄，葉葉靈楓憶小娥。三數片，費銷磨，荒溝妙句莫思它！明朝葉子紅顏退，不寄相思更奈何？

浪淘沙 車經湖堤

流水本無家，流徧天涯，也聽燕子也聽鴉；沈慣夕陽浮慣月，載慣殘花。湖淺玉蘂斜，怯臥寒砂，一秋零落逐餘霞；怕看晚來堤下影，未要停車。

徐振達

高陽臺訪媚香樓遺址

殘照高樓。浮煙晚市，探尋豔質遺痕。庭院香殘，萋萋芳草黃昏。南都往事如流水，剩叢蘭壁畫紛紜。隔板橋。猶唱興亡，商女王孫。家愁國難心無計，對美人芳草。幽怨誰伸？國士胸懷，閒愁何用溫存！江湖寄跡形骸外，甚心情細寫私恩？譜新詞，荃蕙頻題，不是靈均。

長拍玄武湖泛舟

鼓棹高歌，鼓棹高歌，半湖新霽，十里春光都好。黃鶯啼處，晚柳起舞，遠類垣綠水平橋。蘭槳正輕搖；向湖心深處，一回吟嘯。一路花香鳥語轉，又頓覺客塵消。對此粲然一笑；占五洲煙月，我也英豪！

## A Strange Experience with My Books

By Chu Wen Chen (朱文振)

"Presumptuous man! the reason wouldst thou find,

Why formed so weak, so little, so blind?"

An idea struck me: I wanted to put all my books into a fire. Not that I was a 秦始皇; I was never a practical man, much less a tyrant. Nor because the spirit of Don Quixote had haunted me; for this heroic Don did not confess his follies until he was dying, when he, realizing that all his chivalrous endeavours had been bootless to others and harmful to himself, decided to prepare a pyre for his so many once-beloved legendary knights. Besides, none of my books dealt with knight-errantry. It was, then, simply because I was I a capricious, weak-minded youngs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o, in a fit of his hypochondria, attributing all his dejection to his books, jump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y should be burned.



The books gathered, I was striking a match. All of a sudden there burst out a peal of laughter, and along with it arose a shadowy figure from the pile of books, dressed like a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ourtier. "Behold the best possible world," he shouted, "and me! I am now going to have a fine torture myself!" That unique cynic was detestable; his cynicism, his heart-rending laughter it was which had been wearing out my innocent mind. "Fie!" I rushed to him, my fists ready to strike, "You vile speculator! foul jester! irremediable scornee! No more of your Panglosses and Canidides! I've had enough of'em, too much of'em, hear? Be quiet, and I'll send you to Heaven by the fire. There you may shine once more, but not here, understand?" I made a gesture of striking him; he disappeared.

No sooner had that apparition vanished, than another figure that looked like a modern British old gentleman jumped up. His clownish face and funny beard told me at once who he was. "Yon little snivelling whelp!"

he exclaimed, thinking me to be a young poet like Marchbank; "What's all this? Of course you're foolish to have read all these books, but you're not wise either if you burn them. Besides, my plays, which are greater than Shakespeare's....." "A-ha!" I checked him, chuckling with contempt and bitterness, "So the world-famous Irish wit too has come! has come to beg me not to burn his plays! I'm already surfeited with your twice-damned paradoxes, I tell you; not to mention your pseudo-socialism. So you'd better pass and make no noise and play no more clowns. Your works are doomed to die before you yourself die, as Harris has said, you know. You think you're clever and funny and all that, but what's the good of it? People nowadays are all clever and none is honest: that's your contribution and your accomplishment, God bless you! Now, get out of here or I'll——" He went right back to the books without waiting for my completing the sentence, not a bit upset. His sense of humour was really

admirable.

Oscar Wilde, Moliere, Congreve, Plautus, Aristophanes, and Sheridan and even poor Goldsmith, all put their heads out of their volumes to have a peep at me; but they made no noise. 魯迅 heaved a heavy sigh; 林語堂 whimpered in an almost inaudible voice. But soon all of them ceased their pathetic actions, seeing that I was bither with rage.

After that an abrupt change of atmosphere took place; a terrifying smell of blood filled the whole place. Aeschylus's shadow was gradually seen and behind it were two or three more shadows which were very indistinct.

"The slayers of to-day shall die to-morrow....." He was reciting his own lines, in his stern and serious voice. But I would not let him go on; this murderous atmosphere was intolerable. I was just going to denounce him, when he, together with his train behind him, sank out of sight all of a sudden, and Shakespeare, carrying in one of his hands an image of Ham-

let and a puppet in the form of Falstaff in the other, succeeded the position. He had tears on one cheek and a scornful smile on the other. I could not but wink my eyes while looking at him and at the same time seeking for some words to get rid of such an irregular genius. But immediately he receded, making place for another two figures, who, having spoken a few words in French, also vanished without delay. Charles Dickens appeared in their stead, his face all in tears; and I heard someone crying "Les Misérables! Les Misérables!" My nerves were now already quite exhausted after all these appearances and disappearings of ghosts; I already felt quite dizzy. But I had to suffer more from the spirits of the tragedians and writers of tragic stories and novels; for, without knowing how it happened, I soon found my-self surrounded by shadowy figures, all making pathetic and awe-inspiring gestures and grimaces. A stupor came over me, and I felt both the apparitions and myself were lost.

It was not long, however, before I awoke from the stupor; and when I awoke, nothing more was seen or heard. The sky above was again serene and bright, and I was glad that something like a night-mare was over. These tragic spirits must have admitted the great mischief they had done me in telling me so many unhappy stories. They must have realized that their books deserved the fire.

Now my decision was immovable; it had become firmer. For I really hated the books. They destroyed my innocence, and led me to painful and sinful thoughts. They dissuaded me from believing in religion; they killed my soul, weakened my body. They were like the fruits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beautiful to look at, delicious to taste, but poisonous to digest. Why should I keep them any longer?

For the second time I struck a match; and without hesitation I lighted the twigs that were put under the pile of books. I was fully prepared to

enjoy watching at the burning of the books.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fanatic joy while imagining how big the flames would be, how high they would ascend, and how beautiful they would look. But again something interfered. A gust of wind put out the fire, and with it appeared an ugly figure in ancient Greek apparel. "Do you know," said this apparition, "O young man, that books are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 He must be Socrates, I assured myself. "I've heard people say so;" I replied, "but I don't believe it."

"Answer me this, O young man: is truth valuable or not?"

"I think it is"

"Now you admit that what books tell you is truth, do you not?"

"Well, I do."

"Then you must believe that books are valuable."

"But, sir, I find them harmful."

“O young man, then you think truth too is harmful?”

“Yes, in a way.”

“In which way?——Answer me”

“Well,——when it's misused, as in the present.”

“O young man, everything is harmful when it is misused. But can you not avoid misusing it?”

I was not sure that I could, but I was out-reasoned to believe that my burning the books was unreasonable. I submitted, and told him that I had determined not to destroy these treasures of knowledge. He was gone, and with satisfaction too.

Confucius was heard sighing with relief. “When you know that you are in the wrong,” said he, “do not be timid to correct yourself.” Then all was silent.

I fell into a sort of trance, when I heard Homer, grandly and high-

spiritedly, began to rhapsodize his Iliad: "Sing, Goddess, the wrath of Achilles Peleus' son....."

### Morning Star

—A Sonnet

By Chu Wen Chen (朱文振)

Bright star, that after the retreat of Night  
Doth come to shine the brightest while the morn  
Out of nocturnal sorbreness is born,  
Thou comest with the coming of twilight!  
Swift Youth, the brilliant yet uncertain night,  
That though too fresh to be at once outworn,



Arising splendid, faded yet forlorn!

Thou ne'er hast seen the dark, thyself so bright!

'Tis beautiful to die while young; but birth

Destined to shine with life, e'er strong should stand.

Thou the high torch that flamed when the day

Already hath begun its course to earth

Where Night did have the darkest of command;

Though brightest, there's no time for thee to stay!

**On Reading Tom Jones—A Contrast Between Tom  
Jones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y Shao Ting-Hsun (邵鼎勳)**

Tom Jones the book is universally read and widely imitated at home and abroad. Tom Jones the hero is a youth who every young man wishes to be and whom the fair sex prays privately to win in spite of his being a bastard.

In this respect, Tom Jones is much like Pao Yü, the hero in the widely read Chinese novel,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ao Yü, as every reader knows, has an amorous disposition, and is thus a favorite of young ladies. His maids love him; his sister-in-law usually wants him to bear his company; and the two rivals, Pao Chai and Tai Yü, are sometimes even very open in their expression of envy and jealousy. In a word, no sooner does a girl come into contact with him than she falls in love with

him. As for Tom Jones, Molly Seagrim, the daughter of a gamekeeper, loves him; Mrs. Waters is attached by his beauty and charms; Bellaston shows her attachment to him; and Sophia being in love with him even determines to run away from home with Mrs. Honor, her maid, to a relative in London, so as to escape from the marriage with Britfil to which her despotic father has condemned her.

Both Tom Jones and Pao Yü are the favorite of ladies. But they are by no means similar in character. Love is inherent in human nature; but, the ways of its expression are not all alike. If I were to try to sum up in a phras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ve of Tom Jones and that of Pao Yü, I should say that the former is human, while the latter is superhuman or divine. Tom Jones is a man of the world, and seem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love-making. He, for instance, has given many kisses to Molly Seagrim; he has seized the hand of Sophia abruptly; he has stolen

a sly peep or two into the white bosom of Mrs. Waters and even slept in the same bed with her. He may not be so wicked as Mr. Northerton, the ensign, but I should regard him as an arrant coxcomb. To those who read novels casually, of course, Tom Jones is better than a coxcomb———nay, he is unquestionably a gentleman. But what constitutes a gentleman? Is he a gentleman, who forgets Sophia before Molly and forgets Sophia and Molly in the presence of Mrs. Waters? Is he a gentleman, who has only outward beauty and charms as a bait for ladies without inner perfec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Tom Jones has everyth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xcomb.

On the contrary, Pao Yü is a naïve, innocent, and earnest youth. His love is pure, unaffected, and———divine. The hero can love every beauty, but he is ignorant of love-making. He is tender, he is sympathetic, he is sweet-tempered. For his tenderness and sweetness, none could excel him.

He is indeed somewhat pessimistic about worldly affairs: though he is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mouth, and lives in clover, yet he is, as the poets say, "weary of earth and laden with my sin." But his weltsehmerz makes him an ideal lover.

So much for the two heroes. If I were to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nry Fielding's work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 should say that the former is realistic, while the latter is idealistic. When we read Tom Jones, we see things as they appear. But on the other hand, when we rea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e see not only things as they appear, but something else lurking behind the words. Tom Jones is designed to depict human nature, as Henry Fielding himself says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ook that "the provision.....which we have here made is no other than human nature. But Fielding is expressive rather than suggestive; and he is not economical in his expression. He pours forth too much about

human nature; that is to say, he presents human nature in explanation, and criticism, rather than in the narration of some essential facts which would be sufficient for his purpose. Whoever has a limited vocabulary is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ook, because the story is clarified for him. Probably Henry Fielding thinks that the reader may not be so sensible as to catch his opinion which, if not clearly exposed, would be overlooked. In this respect, Tsä Hsieh Ching, who is supposed to be the author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uts much more confidence in his reader than Fielding does. He is engaged merely in relating event, leaving the consequences to the sensible reader so that only those who have had a good education and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world can make out what is written there. In a word, Fielding's book is concerned with appearances, while Tsä Hsieh Ching's is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more real than appearances. Tom Jones "carries you further on the same plane," while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rings you above the earth——“it is a flight, it is an ascending movement into another element where earth is forgotten.” As you are readi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every passage may excite your sympathy, and you will be mixed with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hen Pao Yü is engaged in composing poems; talking with Pao Chai; wandering in the Grand View Garden; you, if you are a youth, will consider yourself as a Pao Yü and do just as Pao Yü is doing. If the reader is a young lady, then when Tai Yü is smiling; reading; burying petals beside the bubbling brook; lying on the bed, shedding her tears in private; she will think herself as a Tai Yü and do just as Tai Yü is doing. Pao Yü and Tai Yü are in a dream. But the reader is also in the same dream.

## Fate

By Woo Chen Chih (吳振芝)

Yesterday was my birthday, many friends, some of whom I had not seen for months, were all invited to attend the feast. After dinner, we talked about our life in the summer vacation, and miss Wang told us a story of a nun in her neighboring village. The following is what she said.-----

"I walked out alone one night. The moon was so bright and lovely that unconsciously I walked a long way from my own village. I reached a forest of bamboo behind which stood a little monastery, with its door half open. The murmur of a nun was distinctly heard in the surrounding tranquility. Somewhat tired and thirsty, I, not without hesitation, went into the monastery, thinking that I might have a cup of tea there. In the silvery moonbeams I saw a beautiful young lady dressed in black and sitting in the courtyard. She was murmuring some prayer devoutly and earnestly.



She was a little surprised at my intrusion but soon she rose to meet me. After having offered me a cup of water and asked me to sit beside her, she talked with me about indifferent matters. She seemed to be suspicious about me at first. But her suspicion gradually vanished as she heard my innocent, childish remarks. Occasionally she smiled; but still I should say that she had a sorrowful face. As she sat motionless in the moonbeams, I could not help staring at her and thinking that she was a mysterious goddess.

“Why do you stare at me, little girl?” she asked.

“I don't understand why on your charming face there should be such a sorrowful expression.”

“Ah, you don't know me, my young sister. She patted me on the shoulder and sighed. I saw tears twinkling in her dark eyes.

“I insisted on knowing the cause of her present sorrow, but she would

not speak. Then I bade her farewell reluctantly and returned home. From that day on, I became her friend. She needed a friend, since she was living such a solitary life. But she told me nothing about her past.

“Several days later, when I was in her room, there was a knock on the door. To my great surprise, she flushed with excitement and her hands trembled. But she tried to nerve herself and answered in a calm voice, ‘come in, please.’

“The door flew open, and came in a newly--married couple arm in arm. The wife was a highly lively woman with rosy cheeks. She jumped to my friend, and falling on her neck, kissed her passionately, while her tall, silent husband stood behind her like a statue.

“‘You see, my dear friend,’ the wife said to the nun, ‘He and I got married yesterday in the town. We were disappointed at not finding you present at our wedding. But since you prefer solitude to society as you

have told my husband, we have no reason to be unhappy. Am I not right, darling?' Her husband nodded and gave his wife a bitter smile. There was a pause, and my friend, the nun, introduced me to them. The bride cordially clasped my hand and thanked me for being a companion of her solitary friend.

"She prefers this miserable life to a sweet home," she said.

"When we were talking, I heard the nun whisper to the gentleman, 'Do love my innocent young friend, for my sake. She loves you so much.'"

"After tea, the couple started to leave. The husband tried to give my friend a final glance, but she gently closed the door behind him. Things went on just as usual after their departure, only I did not hear her praying that night."

## **The Boatman**

**By Lin Dai-Chong (林大中)**

It was in a late afternoon of a long summer day at Hangchow. The weather was so hot and so dry that one thought one was in the Tropic Zone. There was no cloud whatever in the sky, and not a little moisture in the air. In the parks along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West Lake, one could find no people except some boatmen here and there, although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beautiful flowers in the gardens, and cicadae singing most joyfully amongst the trees. The boatman cried now and then in a loud voice, to find some patronizers, but they could find none.

However, when the sun was setting, a stream of people began to pour into the gardens, and many boats were seen floating to and fro on the lake. I was one of those who went there to take a walk, and was accompanied by Mr. Ting, who intended to go to the Lonely Hill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A boatman came hurrying to us, and smiling, asked us whether we wanted to go to some place by a boat. My friend, being very eager to reach his destination, at once told him our intention, and asked him how much he wanted us to pay.

I was not willing to go with my friend, because, as a young boy, I was afraid to go far away from home at dusk. But I also thought that I should not make my friend unhappy. So I said nothing, and turned to look at the boatman. He was about forty years old and wa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boatmen, but his sly and sharp eyes made me quite hate him.

"Sir," the boatman was saying, "twelve coppers each person."

"Ah!" cried my friend, "why so much?"

"Well then, eight coppers," the boatman continued to bargain, "but, sir" please don't tell others, because if they know this, they will accuse me

for my treating you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We agreed, and went on board the small boat.

At the head of the boat there were an old man and a young boy sitting opposite each other. There were four seats at the middle part of the boat; two of them were already occupied by a soldier and a merchant, and the other two still vacant. When we had taken these two seats, the merchant asked the boatman, "Will you start rowing off now?" But the boatman made no reply. We were still obliged to wait. After a while, a tall lean man ran onboard the boat with a child, and told him that they wanted to go to Yoh-Fe's Tomb, a place a little more distant than the Lonely Hill. The boatman had not yet begun his bargain, when the soldier, having waited long enough, burst out crying to him. "Set off at once, you damned boatman!" he said, "Eight passengers are enough. Don't you wait for any more man!"

"All right, sir! yes, sir!" replied the boatman. He now looked very much afraid, and with his hands trembling, set off the boat without any further delay.

It was not long before we arrived at the Lonely Hill. Six of us disembarked, our destination being the same. The tall lean man and his child remain in the boat, and the boatman, after he had gotten our coppers, continued his rowing. And the old man, the young boy, the soldier, and the merchant soon went way and disappeared.

"Hal Hal" I could no longer restrain from bursting out laughing, "Ha Ha!" "Say!" my friend was greatly surprised at my laughter, and asked, "Why do you laugh so madly? Have you become crazy now?"

"No! I'm not mad," I replied, "am never mad and I shall tell you why I laughed just now."

"What's that?" he asked impatiently.





國立中央大學浙江同學會會刊

*sunset of a summer day.*

六

# 本會會章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一次全體大會通過  
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全體大會修正  
二十六年三月八日第三次全體大會二度修正

一、定名：本會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浙江同學會。

二、宗旨：本會以聯絡感情砥礪學術為宗旨。

三、會員：普通會員——凡本校在校浙籍同學，皆為本會普通會員。

贊助會員——凡本校浙籍教職員及畢業同學，皆為本會贊助會員。

四、組織：全體大會——幹事會

體育 文書 常務 學術 交遊

育查 務書 術務 際藝

本會會章

五、選舉：本會幹事九人，由全體會員以通訊方式選舉之，並以次多數二人為候補；該項選舉由上屆幹事會辦理，於每學期結束前兩星期公布。職務由各幹事互相推定。

六、任期：本會幹事任期為一學期，連選得連任之。

七、會期：全體大會——每學期開始時舉行常會一次，由幹事會召集之；遇必要時，得由三分之一以上會員之請求，召集臨時大會。

幹事會——每兩月舉行常會一次，由常務幹事召集之；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

八、會費：普通會員每學期繳常費法幣貳角；必要時得向全體會員徵收臨時會費。

九、附則：本章程自全體大會通過之日起施行；如有未盡善處，得由全體大會隨時修訂之。

## 本會會員名錄

以姓名筆畫繁簡為序，女性以水為識別。

### 甲、贊助會員

二十四年度以後教職員暨畢業同學

姓名	縣籍	所任	教職
羅家倫	志希	紹興	校長
羅宗洛			生物系教授
關富權	衡清	杭縣	土木工程系教授
鍾道贊	芷修	浦江	教育系教授已去職
繆鳳林	贊虞	富陽	歷史系教授
駱錫璇		諸暨	機械工程系講師
錢萬翔	景陶	崇德	圖書館職員
錢崇澍	雨農	海甯	生物系教授

本會會員名錄

### 乙、普通會員

現在肄業同學

姓名	縣籍	所習	系科
鄭清	諸暨	衛生教育科	
蘇寶康	鄞縣	化學工程系	
蘇建勳	桐鄉	經濟系	
嚴忠	吳興	農藝系	
羅柏壽	上虞	經濟系	
魏慶萱	杭縣	物理系	
魏章根	諸暨	森林系	
蕭學均	溫嶺	牙醫專科	

一

鄭堯梓 紹興 算學系教授

蔡鎮寰 德清 機械特別班畢業生

潘福瑩 嘉興 化業工學系助教

歐世璜 象山 農藝系助教

樓紀鴻 永康 化學系畢業生

樓光來 石庵 外國文學系教授

樊正康 鎮海 農業化學系助教

厲德寅 經濟系教授

厲熙琴 蕭南 東陽 農業化學系職員

厲家祥 麟似 杭縣 外國文學系教授

劉樹棠 杭縣 事務組職員

聞人乾 季光 金華 算學系助教

顏振仁 吳興 哲學系

謝方林 象山 中國文學系

應紹鈞 奉化 政治系

鮑永康 紹興 化學工程系

鮑文奎 鄞縣 農藝系

錢章約 杭縣 經濟系

錢致福 杭縣 建築工程系

鄭顯金 奉化 藝術科

鄭蘊華 桐鄉 化學系

鄭世玉 衢縣 機械工程系

蔡保勳 黃巖 法律系

蔡若水 溫嶺 教育系

趙迺傳	杭縣	教育系教授
趙廷爲	嘉善	教育系教授
趙廷炳	嘉善	化學系教授
趙文淑	吳興	圖書館職員
趙之遠	紹興	法律系主任
趙儼	上虞	算學系講師
壽介星	諸暨	算學系助教 已去職
鄭榮卿	鄞縣	農業化學系職員
裘勝嘉	富陽	經濟學助教 已去職
董維釗	慈谿	出版組職員
葉 或	影柱	土木工程系助教 已去職
葛衛康	海甯	體育科畢業生

本會會員名錄

潘孝瑞	吳興	算學系
樓希翱	東陽	機械工程系
樓文瀾	諸暨	醫學院
樊懷咸	鎮海	土木工程系
樊養源	杭縣	建築工程系
劉渭賢	常山	機械工程系
劉宗漢	奉化	電機工程系
劉方燁	桐鄉	土木工程系
董紹庸	杭縣	電機工程系
董文兒	紹興	外國文學系
萬紹文	杭縣	衛生教育科
葉 琛	永嘉	體育科

葛延秋	長興	法律系教授
楊銜晉	嘉興	森林系助教
黃繼漢	嵊縣	土木工程系教授
黃正銘	甯海	政治系教授
馮澤芳	義烏	農藝系教授
鈕澤琪	吳興	圖書館職員
華林一	紹興	外國文學系講師
湯期伯	蕭山	文書組職員
曾勉勉之	瑞安	園藝系教授
章任堪	上虞	法律系教授
章濤	金華	化學系助教
陳濟元	金華	農學院院長室職員
芸生		

楊連淇	平湖	電機工程系
楊士瑜	杭縣	體育科
黃克華	瑞安	機械工程系
黃正乾	甯海	土木工程系
馮和侃	鄞縣	中國文學系
馮煥	紹興	電機工程系
賀師培	鄞縣	經濟系
賀聖誠	鎮海	法律系
童承康	慈谿	地理系
程本新	金華	藝術科
程章	遂昌	地理系
湯素琴	蕭山	牙醫專科

陳景華	永嘉	註冊組職員
陳基建	平陽	機械特別班畢業生
陳美愉*	紹興	衛生教育科教授
陳松萼	鎮海	牙醫專科職員
陳孚恆福恩	紹興	圖書館職員
陳方濟禹成	海甯	農業化學系主任兼教授
陳大燮	海鹽	機械工程系教授
陳之佛		藝術科講師
陳義宜丞	新登	生物系教授
陸偉光*	吳興	圖書館職員
陸志鴻筱海	嘉興	土木工程系教授
陶永明	嘉興	森林系畢業生現任助教

本會會員名錄

湯宗舜	吳興	法律系
曾聯松	瑞安	經濟系
富嫻壽*	海鹽	醫學院
富仁壽	海鹽	化學系
傅祖德	杭縣	地理系
陳學斌	臨海	園藝系
陳鳳岡	瑞安	土木工程系
陳鈞鴻	蘭谿	化學工程系
陳陶壁	紹興	農藝系
陳能蘭	臨海	政治系
陳世嘉*	嘉興	化學系
陳永祥	龍游	牙醫專科



許國楨 谷會 蕭山 會計組職員

許世瑾 詩芹 紹興 衛生教育科教授

梅仲協 法律系講師

梁鑒立 新昌 外國文學系教授

梁希叔 吳興 森林系教授

戚壽南 東海 甯波 醫學院院長

張謨實 雲青 鄞縣 土木工程系主任兼教授

張樹森 挺三 平湖 土木工程系教授

張貴永 致遠 鄞縣 歷史系教授

張其駒 曉峯 鄞縣 地理系主任已去職

張宗漢 真衡 嵊縣 生物 農業化學 兩系教授

張企泰 海鹽 法律系教授

陳文煥 天台 建築工程系

陳方仲 鎮海 生物系

陳琨 臨海 法律系

陳理 紹興 園藝系

陳正 新昌 地質系

陸鑄平 嘉興 建築工程系

郭文簡 瑞安 體育科

許勉文 紹興 地質系

許世琛 紹興 畜牧獸醫系

張雲堯 餘姚 建築工程系

張庚曾 桐鄉 藝術科

張弘夏 杭縣 電機工程系

張謙殿雄	紹興	文書組職員
高伯衡	紹興	會計組職員
馬遵廷亦椿	紹興	算學系助教已去職
馬品瑤	東陽	園藝系職員
祝志淵	杭縣	註冊組職員
奚銘已壽伯	平湖	園藝系職員
徐銓一揆百	嘉興	機械特別班助教
徐以茶	平湖	化學系助教
徐一心一新	開化	農學院院長室職員
徐政伯先	富陽	體育科助教
孫增光叔平	紹興	算學系講師

本會會員名錄

高乃聰	杭縣	建築工程系
馬秀權	平陽	生物系
烏愛菊	鄞縣	牙醫專科
烏統昭	鄞縣	化學工程系
徐巖生	永康	電機工程系
徐慧姑	餘姚	藝術科
徐淑洲	杭縣	教育系
徐益藩	崇德	中國文學系
徐振達	淳安	中國文學系
徐君伍	杭縣	牙醫專科
孫德湘	臨海	森林系
孫祿增	吳興	牙醫專科

孫青羊 紹興 建築工程系助教

孫鏞光遠 餘杭 理學院院長兼算學系教授

胡光煒小石 嘉興 中國文學系教授

查良鍾 海甯 衛生教育科講師

俞德章 諸暨 生物系助教

俞履圻 平湖 農藝系助教

俞乃大 諸暨 牙醫專科職員

金善寶 諸暨 農藝系教授

金培松 實民 農業化學系講師

金祖懋 義烏 政治系教授

金在詳 紹興 衛生室職員

金兆均 諸暨 體育科教授

孫培銓 杭縣 經濟系

孫系可 長興 牙醫專科

孫天錫 新登 經濟系

胡鑄坊 淳安 政治系

胡家範 建德 農藝系

唐培德 吳興 牙醫專科

胡思超 湯溪 畜牧獸醫專科

胡令德 嘉興 中國文學系

洪民 鄞縣 牙醫專科

查良佩 海甯 體育科

施建生 縉雲 經濟系

金問道 嘉興 地質系

沈業讓 <small>叔謙</small>	紹興	文書組職員
沈學源	杭縣	農業化學系教授
沈瑞箴	吳興	體育科助教
周名璋 <small>君璞</small>	嘉興	體育科助教
周兆豐 <small>雪孫</small>	德清	化學系助教
周其勳 <small>淦卿</small>	杭縣	外國文學系教授 <small>已去職</small>
周拾祿 <small>在中</small>	義烏	農藝系教授
林偉	溫嶺	算學系助教
林損 <small>公鐸</small>	瑞安	中國文學系教授 <small>已去職</small>
林彬 <small>佛性</small>		法律系教授
林汝瑤 <small>蕙琴</small>	奉化	園藝系助教 <small>已去職</small>
林飛卿	鎮海	牙醫專科講師

周文	象山	法律系
周洵鈞	鎮海	化學系
周壽臧	永嘉	體育科
周鯨淵	黃巖	牙醫專科
林大中	瑞安	物理系
林競	奉化	土木工程系
竺培風	奉化	土木工程系
邱式淦	吳興	建築工程系
邱鴻章	吳興	化學工程系
邵方鑑	紹興	化學工程系
邵令澄	餘姚	土木工程系
邵鼎勳	金華	外國文學系

汪道淵 吳興 圖書館職員

李韻笙\* 金華 牙醫專科講師已去職

李學儁景舜 杭縣 軍事教育科職員

吳世現伯玉 定海 文書組職員

吳襄成之 永嘉 醫學院助教

朱章質季青 義烏 衛生教育科主任已去職

朱啓承 義烏 生物系助教

朱希祖過先 鹽海 歷史系主任兼教授

朱 俠伯商 海鹽 經濟系教授

伍獻文 瑞安 生物系主任兼教授

伍 倬叔儻 瑞安 中國文學系教授

白高雯 杭縣 畢業同學會幹事

沈瑤珍\* 紹興 教育系

沈汝生 餘姚 地理系

李賢清\* 鄞縣 物理系

李堯標 鄞縣 電機工程系

李价民 鎮海 體育科

李大初 吳興 土木工程系

成文美 義烏 法律系

吳振芝\* 杭縣 歷史系

余秀茂 奉化 生物系

何德銘 嘉善 歷史系

朱寶鑑 杭縣 土木工程系

朱濟藩 諸暨 森林系

史頌美	次雅	紹興	工學院職員
王藹雲		杭縣	校長辦公室主任
王德馨	繼甫	杭縣	出版組職員
王啓賢		餘姚	電機工程系教授
王書林		永嘉	心理系教授
王相驥	騏友	仙居	森林系助教
王宗祐	守訓	上虞	畜牧獸醫系講師
王秉忱		黃巖	建築工程系助教
王佐清	孟激	鄞縣	物理系助教
王玉飛	*	奉化	心理系職員
毛宗良		黃巖	園藝系主任兼教授
方城金		建德	機械特別班畢業生

本會會員名錄

朱錫裕		義烏	教育系
朱光潤	*	鎮海	牙醫專科
朱光漢		嘉善	土木工程系
朱文振		嘉興	外國文學系
朱夏		嘉興	地質系
伍律		青田	生物系
王紹廉		海甯	土木工程系
王秋田		諸暨	農業化學系
王東明	*	海甯	化學工程系
王守英		鎮海	建築工程系
王之耀		平湖	中國文學系
王都	*	奉化	化學工程系

方民備 杭縣 事務組職員

戈宗濬 博文 平湖 生物系職員

尤<sup>\*</sup>端 嘉興 藝術科助教已去職

丁振麟 杭縣 農藝系職員

毛應驥 江 院

方定一 嘉興 畜牧獸醫系

于純德 杭縣 哲學系

### 附歷屆幹事名錄

常務 文書 學術 事務 會計 調查 交際 體育 遊藝

第一屆 朱寶鑑 徐益藩 邵鼎勳 萬紹文 | | 鮑永康 高乃聰 樓文瀾

第二屆 蔡若水 徐益藩 鮑永康 朱錫裕 邵鼎勳 竺培風 吳振芝 高乃聰 朱寶鑑

第三屆 孫培銓 伍律 徐益藩 蔡若水 林大中 朱錫裕 徐淑洲 鄭清 吳振芝

## 本校二十五年新生入學試題

### 國文

(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釋義

論今日文化之責任

(任作一題)

(二)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臚應劭曰睢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之於武帝武帝於水獲鼎焉遷於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卽此處(譯成白話並注明何書)

### 英文

本校二十五年新生入學試題



(1) Write an essay on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1) Politicians and Statesmen.

(2)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1)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into Chinese: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a young friend which would help him to keep his balance in the most difficult experiences of his life?"

That's a question for a book, not for an essay, I think I should begin by insisting on the necessity for discipline. It is not well for a man or a woman to be ceaselessly seeking the whys and wherefores of everything. That a life may be happy, it must be based on fixed principles. I am not speaking here of doctrinal creeds. "That," says the poet Byron, "is an affair between a man and his Maker." I am speaking of actions self-imposed, of building upon a solid base, of living by strict discipline. The discipline of a religious life, the discipline of work, of every kind of sport - - these

are all sane and wholesome, provided they are wholeheartedly believed in.

Another condition making for mental and moral balance seems to me to be unity in the plan, continuity in the pattern. A young person is tempted by every possibility, and the possibilities are infinite. Limiting himself to a choice irks him. He wants to have every kind of friend; to take every possible journey; to embrace all learning; to experience every kind of love. But one of life's conditions is that he must limit himself; he has to choose. Then, and only then, can he live deeply and steadily.

These, I think, would be my answers -- if I were to answer.

-- Andre' Maurois: "A Word to Youth."

(三)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into English:

教育是什麼？教育是：教人學做人——學做現代人。

身子壞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無趣：所以要給他種種體育。沒有幾

件看家本事，就不能養活自己：所以要給他種種智育。其他一切教育事項雖然很複雜，目的總是歸到學做人這一點。

人不是單獨做得成；總要和別人連帶着做。無論何人，一面做地球上一個人；一面又做某個家族裏頭的父母或兒女，丈夫或妻子；一面又做某省某縣某市某村的住民。此外因個人的境遇，或則兼做某個學校的教師或學生，某個公司的東家或夥計……尤其不能免的是：無論何人總要做某個國家的國民。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學會做單獨一個人便了；還要叫他學會做父母，做兒女，做丈夫，做妻子，做夥計，……乃至做國民。

### 代數幾何三角

(一) 1 證明任意  $n$  個接連正整數 (Consecutive positive integers) 之乘積，恆可被  $n-1$  除盡。

2 設  $a, b, c$  均為異於 1 之正數，試證  $\log_a b, \log_b c, \log_c a = 1$ 。

3 設  $a, b, c$  為不全相等之實數，試證  $(b+c)(c+a)(a+b) > 8abc$ 。

(二) 試分解下式為因數 (Factors) :

$$(b-c)(y-a)(x-b)(x-c) + (c-a)(y-b)(x-c)(x-a) \\ + (a-b)(y-c)(x-a)(x-b)。$$

(三) 解方程式  $x^4 + \frac{1}{x^4} + x^2 + \frac{1}{x^2} = 4$ 。

(四) 求作一圓切於二定直線且經過一定點，并討論之。

(五) 內接於三角形  $ABC$ ，求作一三角形  $PQR$ ，使其與另一三角形相似，并有一邊與  $ABC$  之一邊平行，此題共有幾解？

(六) 設三角形三邊之長依次為 10 尺、12 尺、13 尺，試求此三角形之最長中綫 (Median) 與最低之高 (Altitude) 各長幾何？

(七) 證明下例二式：

$$(1) \frac{\sin a + \sin b}{\sin a - \sin b} = \frac{\tan \frac{1}{2} (a+b)}{\tan \frac{1}{2} (a-b)}$$

$$(2) \sin^{-1} x = \frac{1}{2} \tan^{-1} \frac{2x\sqrt{1-x^2}}{1-2x^2}$$

## 物理

(一) 試說明下列各條...

- a. 等速運動 (Uniform Motion)
- b. 電位降落 (Potential Drop)
- c. 飽和氣壓 (Saturated Vapor Pressure)
- d. 光之干涉 (Interference of Light)
- e. 氦原子核之構造 (Structure of Helium Nuclene)

(二) 試就物體自由下落之例說明能之不滅。設有單擺一具，線長 40 厘米

(Ohm.)，若將線端重物提高，待線與垂直線成角 $60^\circ$ 度時，使之擺動。問擺動時之最大速度為若干？（一切阻力均可不計，已知 $g = 980$

厘米  
秒<sup>2</sup>)

(三)玻璃缸內，置有純水1800克 (Gram)，水之溫度為 $20^\circ\text{C}$ 。大氣壓力為水銀柱高之76厘米，今以63歐姆 (Ohms) 之電阻器一個，浸於純水之內，通入直流 (Direct Current)，經10分鐘後，純水適達沸點，問直流量應為若干？若供給此直流者，為140個鉛電池 (Lead Storage Battery)，每電池之電壓為2伏特 (Volts)，內電阻 (Internal Resistance) 為0.05歐姆，問輸給前述之直流值時，電池之接法若何？又問電池與電阻器外，是否尚需其他電阻，與之串聯 (Connected in Series)？(假定全部電能，被水吸收，並無其他損失，電阻器之電阻，亦為定值。熱之功當量 (Mechanical equivalent of heat) 為4.2焦耳/卡)

(joules/Calorie)，純水之平均比熱 (Specific heat) 為 1 卡 / 克 / 度 C.  
(Calorie/gram/degree C.)

(四) 暗室之內，自一微孔，引入日光，射至一雙凸透鏡 (Double Convex Lens)，鏡後光線，集中一點，此點距鏡心 25 厘米。另以洋燭，置於距該透鏡中心 50 厘米處，問實像 (Real Image) 應在何處？再以洋燭移動，待無實像之時，問洋燭應在何處？

## 化學

(一) 略述下列化學實驗之正當手續：

- a. 濃硫酸 ( $H_2SO_4$ ) 與水攪合使成稀淡溶液。
- b. 由氫氣發生器 (Hydrogen generator) 導出氣體燃之以火。
- c. 證明水為氫與氧 (Oxygen) 之化合物。

d. 除去天然水所含臨時硬度 (Temporary Hardness)。

e. 從濃硫酸製二氧化硫 ( $\text{SO}_2$ ) 並收集其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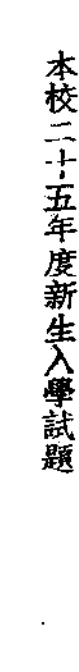
(二) a. 物質互相化合，其數量關係常遵某種定律，應若何解說？

b. 亞氏臆說 (Avogadro Hypothesis) 對分子量之測定有何貢獻？

c. 溶質電離說 (Theory of Electrolytic Dissociation) 在近代原子構造學

理中有何明白之解釋？

(三) 欲求下列化學變化之完成，須用何種手續及藥劑？(請寫完全方程式)





- (一) a. 肥皂如何製造？其副產物如何利用？  
b. 汽油為何種化合物？有否人工製造法？  
c. 防毒面具之主要吸收劑為何物？其原理何在？  
d. 工業應用純粹金屬每遜于合金 (Alloy)，試舉例說明。
- (五) 在溫度  $20^{\circ}\text{C}$  及氣壓  $760\text{mm}$  情形下，某氣體化合物 (含炭氫二原素) 秤重  $0.14\text{gram}$ ，佔容積  $120\text{CC}$ 。憑分析結果，此氣體含炭  $85.7\%$ ，試求此氣體之分子式。(O = 12)

## 生物

- (一) a. 何謂出芽生殖 Budding ?  
分體生殖 Binary division ?  
單雌生殖 Parthenogenesis ?

有性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

人工單雌生殖 Artificial parthenogenesis ? 並舉例以明之。

b. 何謂減數分裂 Reduction division ? 其要點何在 ?

(二) a. 試述種子植物之根、莖、葉之構造，各以圖解之。

b. 說明蚯蚓、魚、蛙三者循環系統之進化。

(三) a. 試述生活素 Vitamins、激動素 Hormones 各五種，並論其功用。

b. 何謂個體發生 Ontogeny、系統發生 Phylogeny、及生物發生律 Bio-

genetic law ?

(四) a. 用圖解草履蟲 Paramecium 及變形蟲 Amoeba 之形體，並註明各部之名稱。

b. 試述眼蟲 Euglena 及蕨菌 Slime mold 與普通動物植物不同之點。

(五) 論拉馬克、孟特爾、惠斯門、達爾文諸學說對於生物學之貢獻。

## 本國史

### (一)(甲)試解答下列各問題：

1. 秦統一後，官制採三權分立制度，其最高行政官吏之名稱為何？
2. 宋世道學最著者，曰「濂」、「洛」、「關」、「閩」，係指何人？
3. 因中英鴉片戰爭而起之「五口通商」為何五口？

### (乙)略述下列三人事蹟，每人以三十字為限。

1. 商鞅
2. 張居正
3. 左宗棠

### (二)試答下列各問題

1. 西周都豐、鎬，在今何省？( )
2. 西漢時首通使西域者何人？( )
3. 「天可汗」之稱指何代何帝？( )

4. 北宋時發明活字板印刷者何人？（      ）
5. 明季歐人來華傳教最著者何人？（      ）
6. 清康熙時與俄訂何條約？（      ）
7. 「九一八」之變在何年？（      ）

## 西洋史

(一) 試言國際聯盟之目的，及其失敗之原因。

(二) 分答以下各問：

(甲) 下舉諸國，建於何年？

- (1) 北美合眾國，(2) 希臘 (Modern Greece)，(3) 比利時王國，(4) 意大利王國，(5) 捷克斯拉夫 (Czechoslovakia)。

(乙) 下列諸地，屬於何國？

本校二十五年級新生入學試題

- (1) Addis Ababa, (2) Constantinople, (3) Geneva, (4) Hague,  
(5) Ukraine。

(丙)下舉諸人，以何著名？

- (1) Aristotle, (2) Julius Caesar, (3) Charlemagne, (4) Charles  
Darwin, (5) Woodrow Wilson。

### 中外地理

(一)粵漢鐵路不日通車，今試自廣州出發，乘火車至法國巴黎，沿途所經，擇要說其大概。

(二)自東北失陷以來，開發西北之說，甚囂塵上，試就地形、氣候、產業、移民諸端，比較東北西北之異同。

(三)說中國近年對外貿易之大概。

(四)環太平洋而立者有何等國家？試繪圖以明之。

### 黨義

(一)下列各題之意義，有正確有不正確，請在意義正確之題後，畫一正號

(十)；在意義不正確之題後，畫一負號(一)。

- 1 中山先生說：中國現在的地位，只可以說是半殖民地。 ( )
- 2 中國工人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却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 ( )
- 3 主權是造成民族的要素之一。 ( )
- 4 中國不能實行直接民主制。 ( )
- 5 直接民權就是代議政治。 ( )
- 6 罷免權是世界最通行的政權。 ( )
- 7 現在的國民政府主席是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 ( )

8 關於特赦、減刑及復權，由立法院院長依法提請國民政府主席署名行之。

9 中央政治委員會是隸屬於行政院之下的。

10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預算、媾和、訂約、大赦各案，有議決權。

11 監察院依法行使彈劾及審計權。

12 行政法院是隸屬於司法院之下的。

13 五權憲法下之立法院，其職權與三權憲法下之議會相同。

14 三權憲法下的三權，就是（一）立法權，（二）行政權，（三）監察權。

15 訓政時期的目的，在於實行民權。

16 政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

17 民權主義和現在的德謨克拉西一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中國國民黨對於資本，主張立即取消財產私有制。
- 19 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
- 20 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建築在個人主義上面。
- 21 中國國民黨主張以和平手段，改造經濟。
- 22 中國現在土地的分配已經十分集中。
- 23 依照平均地權的辦法，地主必將地價少報。
- 24 中國因分配不均，所以多數人沒有飯吃。
- 25 民生主義一方面要節制資本，一方面又要發達國家的資本。
- 26 物質是歷史的重心。
- 27 人類生來就是不平等的。
- 28 中國各省人口密度高低都差不多，人口分配還算平均。
- 29 民生主義所講的共產，是共將來的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忠字可不講了。( )

(二) 下列各題答案，僅一答案正確，請在答案正確號數填於題後括弧內：

1. 中國關稅權的喪失，起源於：(一) 八國聯軍，(二) 甲午之役，

(三) 北滿特別關稅章程，(四) 鴉片戰爭。

2. 華北走私問題之發生是：(一) 塘沽協定造成的，(二) 辛丑條約

造成的，(三) 帝國主義想破壞中國財政用政治力量造成的，

(四) 海關緝私不力造成的。

3. 五權是屬於(一) 人民的，(二) 政府的，(三) 黨的，(四) 行政院

的。

4. 在外國，監察權是由：(一) 立法機關兼的，(二) 司法機關兼的

，(三) 行政機關兼的，(四) 國民召集臨時會議行使的。

5. 中國人口總數，為四萬七千四百七十八萬七千三百八十六人，

是(一)美國韋珂客 (Wilcox) 調查的，(二)陳長衡氏估計的，

(三)內政部調查及估計的，(四)郵政總局調查的。

( )

6. 依照馬爾薩斯 (Malthus) 的人口論，人口：(一)每六十年可以加倍，(二)每三十五年可以加倍，(三)每二十五年可以加倍，(四)每三十年可以加倍。

( )

7. 訓政時期，中國最高統治權是屬於(一)行政院，(二)國民政府，(三)中國國民黨，(四)全體人民。

( )

8. 訓政時期，政府之最重要工作為：(一)撲滅反動勢力，(二)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三)試立五院，試行五院之治，(四)宣傳主義。

( )

9. 現在的行政院下面共有，(一)八部，(二)七部，(三)十部，(四)九部。

( )

10 依照現行行政制，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是隸屬於：(一)監察院，(二)司法院，(三)立法院，(四)中國國民黨。

11 現在中國民族中，受帝國主義壓迫者只有：(一)農工階級，(二)無產階級，(三)資本階級，(四)大多數人民。

12 民生主義的實際作用在：(一)解決分配問題，(二)解決生產問題，(三)同時解決生產及分配問題，(四)重生產問題而輕分配問題。

13 依照節制資本之原則，我國對於財產之繼承，應當採用：

(一)多子繼承制；(二)子女及配偶繼承制；(三)長子繼承制；

(四)指定繼承制。

14 憲法是一種：(一)公法，(二)私法，(三)普通法，(四)根

本法。

15 自治的單位是：(一)區，(二)省，(三)縣，(四)鄉鎮。

(三)請用相當字句，填在下列空白中：

1. 中山先生擬擬實業計劃，有四個原則：

(一)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

(二)

(三)

2. 為抵抗外國資本的壓迫，以謀民族資本的發展，中國應暫時

私人的資本。

3. 資本主義是以

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

為目的。

4. 從來各國均以

兼考試權的。

5. 考試院下分設

及

本校二十五年級新生入學試題

## 軍事學科

- (一) 就各生之省籍，略繪該省地圖，註明在軍事上重要之地點與價值。
- (二) 戰鬥之極小單位為班，其理由安在？試詳述之。(步兵操典)
- (三) 軍人何以要服從？詳述其要義。(軍隊內務)
- (四) 樹木之一側生苔蘚者，通常謂何方向？(野外勤務)